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總案卷三十七

仁和王文誥見大甫譏男霖圻覆較

元祐八年癸酉

是年九月哲宗親政

九月出帥中山

朝士願從者衆

張

送李端叔敘云蘇先生守定武士願從者半朝廷然皆李之不敢有請先生之位未能進退天下士故用子如此乃奏辟李之儀

溪題跋云東坡老人自禮部尚書為定州安撫使開府延辟多取其氣類故儀姑

之儀以門生從辟而蜀人孫子發實相與俱王明清揮塵後錄云李端叔尺儀姑

牘尤工東坡先生稱之以為得發遣三昧帥定武辟為簽判以從儀姑

為簽判乃辟掌機宜文字故孔常父有送李端叔機宜詩其後端叔為范純儀姑

仁作遺表頗與純仁之忠厚相稱乃竟以此賈巨禍凡中使傳宜存問皆面儀姑

承意旨受本御前請寶印出注籍於內東門遣使受聖語籍中鈐印為據使儀姑

非中使不取執此力爭則端叔與其子正平已甘為机上肉然卒以此羈管儀姑

太平至於放廢不振後嗣中落亦足哀矣當日權姦但惡其類一力排陷並儀姑

不考察孫敏行為簽判

本集與孫子發書云蒙許就辟慰浣深矣奏檢附呈

公俟殿攢畢方請朝辭

本集與王定國書云崇慶大故中外哀慕某業

是將變詔促行不得入見

本傳時國是將變職二十六日上朝辭赴定州論

本集與王定國書云崇慶大故中外哀慕某業

本傳時國是將變職二十六日上朝辭赴定州論

本集與王定國書云崇慶大故中外哀慕某業

本傳時國是將變職二十六日上朝辭赴定州論

本集與王定國書云崇慶大故中外哀慕某業

本傳時國是將變職二十六日上朝辭赴定州論

本集與王定國書云崇慶大故中外哀慕某業

本傳時國是將變職二十六日上朝辭赴定州論

本集與王定國書云崇慶大故中外哀慕某業

本傳時國是將變職二十六日上朝辭赴定州論

本集與王定國書云崇慶大故中外哀慕某業

本傳時國是將變職二十六日上朝辭赴定州論

本集與王定國書云崇慶大故中外哀慕某業

本傳時國是將變職二十六日上朝辭赴定州論

事狀

本集狀云元祐八年九月二十六日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新

知定州蘇軾狀奏臣聞天下治亂出於下情之通塞至治之極至於小
民皆能自通大亂之極至於近臣不能自達易曰天地交泰其詞曰上下交
而其志同又曰天地不交否其詞曰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夫無邦者亡國
之謂也上下不交則雖有朝廷君臣而亡國之形已具矣可不畏哉臣不敢
復引衰世昏主之事如唐明皇中與荆湘之君也而天寶之末小人在位鮮
于仲通以二十萬人全軍陷沒於瀘南而明皇不知至安祿山反兵已過河
而明皇猶以為忠臣此無他下情不通耳目壅蔽則其漸至於此也臣在經
筵數論此事陛下為政九年除執政臺諫外未嘗與羣臣接然天下不以爲
非者以為垂簾之際不得為不爾也今者祥除聽政之初當以通下情除壅閉
為急務臣雖不肖蒙陛下擢為河北西路安撫使沿邊重地此為首冠臣當
悉心論奏陛下亦當垂意聽納祖宗之法邊帥當上殿面辭而陛下獨以本
任闕官迎接人衆為詞降旨拒臣不令上殿此何義也臣若伺候上殿不遇
更留十日有何不可而使聽政之初將帥不得一面天顏而去有識之士皆
謂陛下厭聞人言意輕邊事其兆見於此矣臣備位講讀日侍帷幄前後五
年可謂親近方當戍邊不得一見而行況疎遠小臣欲求自通難矣易曰天
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又曰帝出乎震相見乎離夫聖人作而萬物觀今陛
下聽政之初不行乘乾出震見離之道廢祖宗臨遣將帥故事而襲行垂簾
不得已之政此朝廷有識所以驚疑而憂慮也臣不得上殿於臣別無利害
而於聽政之始天下屬目之際所損聖德不小臣已於今月二十七日出門
非敢求登對然臣始者本俟上殿欲少效愚忠今不敢以不得對之故便廢
此言惟陛下察臣誠心少加採納古之聖人將有為也必先處晦而觀光處

靜而觀動則萬物之情畢陳於前不過數年自然知利害之真識邪正之實
然後應物而作天下其孰能欺之漢景帝即位首用韃錯更易法令黜削諸
侯遂成七國之變景帝察心者數月終身不敢復言兵武帝即位遂欲用兵
鞭撻四夷兵連禍結三十餘年然後下哀痛詔封宰相為富民侯臣以此知
古者英睿之君勇於立事未有不悔者也景帝之悔速故變而復安武帝之
悔遲故幾至於亂今陛下春秋鼎盛臣願虛心循理一切未有所為默觀庶
事之利害與羣臣之邪正以三年為期俟得利害之真邪正之實然後應物
而作使既作之後天下無恨陛下亦無悔則雖盡南山之竹不足以紀聖功
兼三宗之壽不足以報聖德臣又聞為政如用藥方今天下雖未大治實無
大病古人云有病不治常得中醫雖未能盡除小疾然賢於誤服惡藥觀萬
一之利而得不救之禍者遠矣臣恐急進好利之臣輒勸陛下輕有改變故
輒進此說敢望陛下深信古語且守中醫安穩萬全之策勿為惡藥所誤實
社稷宗廟之利天下幸甚臣不勝忘身憂國之心冒死進言謹錄奏聞謹啟
公論孔明出師表當與伊訓說命相表裏不意出師表後乃復有此文也即
當時稍用其言則黨禍無自而興靖康之難亦無由作矣此孝宗
所以屢讀封章為之流涕也事畧宋史載入本傳其意可見矣 哲宗不能

悟公至東府雨作桐樹有聲復增聽雨之感乃閣詩別子由有今年中山去

白首歸無期客去莫歎息主人亦是客之句其勉之也至矣

詩寄參寥書 本集與參寥書云遞中附呂丞相所奏妙總師號牒
去必已受訖某來日出城赴定州南北當又睽隔也 四日作別子由
二十七

出都門朝士供帳甚盛錢鏐投贈行詩本集與錢穆父書云昨日遠勤從者

仍以高篇寵行讀之增恨愴也欲和答人客如繼富侯前路令子昆仲特煩

遠至感悚不已所欲言非可以筆墨既想已目擊自悉餘惟若時自愛而已

不至雍邱米散來迎公為留一日蘇子瞻出帥定武乃具飯邀之既至則

對設長案各以精筆佳墨紙三百列其上而置饌其傍子瞻見之大笑就坐

每酒一行即申紙共作字一二小史磨墨不能供薄暮酒行既終紙亦盡

乃更相易攜去俱自以為平日蓄莫及也紹興避暑錄載此事在公揚州召

還之時但是時差充鹵簿大禮日迫詔書促召既已近京子由奉詔而出必

無雍邱款接之事且還朝後元章使人於公而馬夢得亦自雍邱還因答書

云夢得來談新政不容口此元章自揚州別公赴雍邱後未嘗相見之明證

也餘詳後十月過相州訪轉運使謝仲適與王古遇作送古使契丹詩答米散書

本集與米元章書云過治下得款奉辱主禮之厚出都紛冗不即裁謝辱書

感作邑政日清簡想有以爲適新詩文寄示幸甚此書乃出都過元章

之確證可見葉夢得作召至真定褚承亮以文來謁錢士升南宋書云褚承

選之誤已據此改正矣蘇軾稱賞宣和五年秋應鄉試第一明年登第調易州戶曹未任金師

南下破真定籍境內進士試安國寺押赴對策策問上皇無道少帝失信承

亮曰君父之罪豈臣子所得言耶長揖而出復請附榜後不肯放榜號七十

二賢狀元許必任墮馬關石死蘇本集無褚承亮事以其志節可嘉故為

表寄和錢勣送別并求遞頓酒詩適罷河間令來迎從赴中山河北西路所

部公後罷任至湯陰有示三兒子詩其以親嫌罷任從至二十三日到定州

中山審矣計適在河間任尚不及二年時年三十五矣

任進謝上表本集謝表云兵民專寄本禦武以折衝疆場久安但坐嘯而晝

召節已行筋力疲於往來日月逝於道路未經周歲復典兩曹朝廷非不用

臣思意自不安位所宜竄逐更冒寵榮此蓋伏遇皇帝陛下離明正中乾健

獨運追述東朝之遺意收此散才眷言西學之舊臣付之善地臣敢不勤恤

民勞密修邊備苟無大過以及昇年漸還魚鳥之鄉以畢桑榆之景

表獨不載到任日紀年錄載二十三日到趙偁為交代周益公題跋云趙偁

任而為為十二月今據後祭韓文改正

北轉運使權中山府得蘇文忠公為代本集朝辭赴定州論事狀云本

任關官自有轉運使權攝不及其名而後之轉運使為孫知損亦久於邊政

者當即代二十五日謁文宣王廟文本集祀文云嗟嗟元王三代之英言不

趙偁者也

利於一時而有不朽之餘榮嗟嗟元王以道而鳴轡環天下卒老於行載空

言於典籍示後世之儀刑回狂闕於既倒支大廈於將傾揭日月之昭昭德

愈久而彌明睡睡而華涵涵而淳融融而在天者為雲漢之文章結而在地者

為山嶽之元靈詭然如龍翔鳳躍純乎玉振而金聲嗟嗟元王德薄難名獻

奉王命侘蹠邊城政有滯穗境無交兵鳴玉載道分袍謁顏子文本集祝文

在庭有踐邊豆有豐粢盛敢用昭薦享於克誠尚饗

案

於時而能驅世以歸仁澤不加於民而能顯道以終身德無窮通古難其人

惟公能之絕世離倫富貴不義視之如雲飲止一瓢不憂其貧受教孔子配

享惟神敢不昭 **十一月一日祭告故相河北西路安撫使定州守韓琦於閣**

古堂 本集祭韓忠獻公文云維元祐八年歲次癸酉十一月初一日乙亥端

州軍州事上輕車都尉賜紫金魚袋蘇軾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昭告於魏國

忠獻公之靈嗚呼堂堂魏公河嶽之神四十餘年其德日新鐘鼎有盡竹簡

莫陳惟其大節蔽以一言忠以事君允也上臣我與弟輒來自岷岷公網羅

之若獲鳳麟契濶艱難手書見存援手拯溺期我於仁豈知無用既老益頽

意廣才疎將歸邱園上未忍棄界之中山公治此邦沒食其民我獨何幸敬

踐後塵公惟人傑而不自賢堂名閱古以古律身況我小生罕見寡聞敢不

師公治民與軍雖無以報不辱其門 **韓琦帥定武狄青為副總九日翰**

管琦子忠彥帥定武青子詠為副總管相傳以為盛事附記於此 **林醫官王宗古賚詔至邊傳宣存問賜吏士初冬衣襖進上謝表**

本集謝表云十一月九日翰林醫官王宗古至伏蒙聖慈傳宣存問賜臣等勅及初冬衣襖者齊

官三服已寬卒歲之憂漢札十行更佩先春之暖恩均吏士聲動華夷臣賦

伏以禮著始襄詩歌無稱邊陲更戍本為臣子之常剪易早寒特軫聖神之

念惟德其物豈曰無衣恭惟皇帝陛下廣運聰明力行恭儉威風傍振方戰

栗於天驕溫詔下融遂流斷於河凍既無功而生食實有愧於解衣敢不推

廣朝廷之仁益收凍餒申嚴祖宗之法少肅塵埃庶收汗馬之勞以解濡鵲

之十一日薦同安君作釋迦文佛頌本集釋迦文佛頌敘云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蘇軾爲亡妻同安郡君

王氏請奉議郎李公麟敬畫釋迦文佛十大弟子元祐八年十一月十一日設水陸道場供養軾拜手稽首而作頌曰我願世尊足指按地三千大千淨

琉璃色其中衆生塵不解脫如日出時眠者皆作如雷震時蠶者皆動同證無上永不退轉本路所轄戰兵分屯八郡遇

警不足守禦又墮弛不可用惟沿邊弓箭人戶結髮與虜戰故相龐籍守定

因俗立法合火爲社置社長社副統之條其賞罰遇有緩急出入使自爲守

而官得其用本集奏狀所列條議云弓箭社人戶與強虜爲鄰各自守護骨

肉墳墓曉夜不住巡邏探伺以此巡檢縣尉藉爲耳目肘脅之用其人既處邊塞與北人氣俗相似以戰鬪爲

生寢食起居不釋弓馬出入守望常帶器械熙寧間行保甲法社遂廢有

不盡廢者以社戶兼充保甲得固然皆勞費失業疲憊不可用甲法本意使

民爲戰每歲秋成之後農民赴官司習武一月謂之冬教其一月官給不敷

離鄉赴官行住食用之費又兩丁抽一按戶勒充農民困苦特甚此王安石

通保甲法所謂寓兵於農者也至弓箭手之名亦有區別其在陝西河東

者則官給良田以備甲馬而定州路所轄者皆人戶祖業田產官無絲毫之

給其器甲鞍馬指驅掉邊與陝西河東無異緣彼與虜接壤自爲團聚以保

村社官本不預其事前守龐籍但因俗立法約東爲社使爲我用實乃沿邊

案

之齊民也及編入保甲則夾雜農民之內并弓箭手皆化為農民至冬教時又為官司勾入城堡共農民習武一月虧累既多人皆遠出盜賊反乘其空虛劫掠報復弓箭人戶多被破家燬殺乃不得已依舊自為團結故官盡廢而民尚存也然以保甲撓之身二役呼召奔走勢費失業由是日漸疲憊非復昔日之可恃此因行保甲法而敗壞弓箭社之原委也贊之恭龐籍極是高手能使沿邊官子連絡皆成大塊神泉安石之基率皆自填眼位化生塊為死子矣本集兩狀之外載有龐籍奏行條陳及公參酌議列事件頭緒甚繁因撮其大畧如此餘分詳前後註中

公以保甲不足

恃議復弓箭社人數

本集奏狀貼黃云弓箭社五百八十八村內有八十九村係兩地供輸人戶每年北界差人會縣收稅皆一心

捍邊可信之人又狀引熙寧七年朝旨云兩地供輸人戶充有弓箭社義勇之類依舊存留更不編排保甲詔兩地供輸者同此一地而宋遼各有之既納宋稅又納遼稅也熙寧時以此八十九村係兩地供輸之人免其保甲以是弓箭社獨存其餘四百九十九村皆朝旨廢弓箭社編入保甲而又自為團結者也公之意欲以四百九十九村一如熙寧朝旨兩地供輸之例悉免保甲則弓箭社固在而官司勾教各弊累蓋除矣

并免其保

甲及兩稅折變科配

本集奏狀所列條議云今已取會到本路州軍所免折十八貫八十六文所獲精銳可

有以優異其人

本集奏狀所列條議云今既

用民兵三萬餘人費小利大冬教委安撫司逐時差官按視內有武藝膂力出衆之人須與例物激賞不惟人戶競勸亦所以致朝廷及將帥恩意緩急易為驅使今會到轄下兩州

三軍弓箭社人戶兼充保甲者每年冬教按實合用錢一千五百八十二貫七百八十八文今既免冬教保甲司合備上件錢數與安撫司爲激賞之用但人數既多支用不足欲乞每年破五千貫除時加拊循以爲邊備十一日

上乞增修弓箭社條約狀

兼翰林侍讀學士知定州蘇軾狀奏臣竊見北虜

久和河朔無事沿邊諸郡軍政少弛將驕卒惰武藝軍裝皆不逮陝西河東遠甚雖邊防事勢三五年間必無警急然居安慮危有國之常備臣自到任漸次申嚴軍法逃軍盜賊已覺衰少然臣竊謂沿邊禁軍終不可用何也驍情既久膽力耗德雖近成短使輒與妻孥泣別被甲持兵行數十里卽便喘汗臣若嚴加訓練晝夜勤習馳驟坐作使耐辛苦則此聲先馳北虜疑畏或致生事臣觀祖宗以來沿邊要害屯聚重兵止以壯國威而消敵謀若進取深入交鋒兩陣當雜用禁旅至於平日保境備禦小寇卽須專用極邊土人此古今不易之論也寶元慶歷中趙元昊反屯兵四十餘萬招刺宣毅保捷二十五萬人皆不得其用范仲淹劉滬種世衡專務整緝蕃漢熟戶弓箭手所以封殖其家砥礪其人者非一道藩籬既成賊來無所得故元昊復臣今河朔西路邊州軍自澶淵講和以來百姓自相團結爲弓箭社不論家業高下戶出一人又自相推擇家資武藝家所服者爲社頭社副錢事謂之頭目帶弓而鋤佩劍而樵出入山坡飲食長技與北虜同私立賞罰嚴於官府分番巡邏鋪屋相望若透漏北賊及本土強盜不便其當番人皆有重罰遇有緊急擊鼓集衆頃刻可致千人器甲鞍馬常若寇至蓋親戚墳墓所在人自爲戰虜甚畏之先朝名臣帥定州者如韓琦龐籍皆加意拊循其人以爲爪

牙耳目之用而籍又增損其約束賞罰奏得仁宗皇帝聖旨見今具存昨於熙寧六年行保甲法得旨強壯弓箭社並行廢罷又旨兩地供輸人戶除原有弓箭社強壯義勇之類並依舊存留看詳上件兩次聖旨除兩地供輸村分方許依舊置弓箭社其餘並合廢罷雖有上件指揮而公私相承迄今未廢惟弓箭社兩丁以上人戶兼充保甲以致逐捕本界及化外盜賊並皆驅使弓箭社人戶向前捉殺見今州縣委實全籍此等防託爲邊防要用其勢決不可廢但以兼充保甲之故召集追呼勞費失業近日霸州文安縣及真定府北寨皆有北賊驚劫人戶捕盜官吏拱手相視無如之何向使州縣逐處皆有弓箭社人戶致命盡力則北賊豈敢輕犯邊寨如入無人之境臣已戒飭本路將吏申嚴賞罰加意拊循其人去訖復用龐籍舊奏約束稍加增損別立條目欲乞朝廷立法少賜優異明設賞罰以示懲勸今已密切取會到本路極邊定保兩州安肅廣信順安三軍邊面七縣一寨內自來團結弓箭社五百八十八村六百五十一火計三萬一千四百一十一人立法之後事皆循舊有利無害臣竊見西山之下定保之間山開川平無陂塘之險澗淵之役虜自是入寇見今本路只有戰兵二萬五千九百餘人分屯八州軍若有警急尙不足於守而況戰乎論者或以保甲之衆緩急可恃臣謂保甲皆齊民也集教一月武藝無緣精熟每歲所獲例物不償集教一月之費一巨驅之死地恐未可保惟弓箭社人戶所處皆必爭之地世世相傳結髮與虜戰若朝廷許臣所乞少以優異其人旣免折科閒復贖罪免役歲以五十緡賞其尤異者深致朝廷將帥恩義則此三萬人其久遠可恃者也今錄到嘉祐四年龐籍奏獲聖旨事件兼本路兩州三軍弓箭社大人數及免折科每年和買費用錢數并免冬教所省按實例物數目仍畫到地圖一面貼

出接連邊面及逐社住坐去處隨狀進呈
內開列條議除已摘出數事外餘皆文繁不錄
與轉運孫知損書

運使書云文安北賊如入無人之境其漸可虞兵久驕墮自合警策之數年

乃見效惟極邊弓箭社射生極得力實所畏憚公必舊知之矣宜與永免冬

教又富有以優異勸獎之已條上其事更月餘可發此舉行之邊臣無赫赫

之功然經久實事無如此者願公痛為一言心之精意所不能言上書豈能

盡也所條上數事惟乞免人戶折變所費不多及立開名目獎社人頭疏

首又乞復回易收息時遣機宜僚屬費少錢糧就地頭賞其高强者耳疏

上而契丹為杰保所困年荒兵亂盜賊紛起公請亟復弓箭社使北寇望風

知畏不至撤入內地奏上皆不報

奏臣近奏乞修完極邊弓箭社條約已詳具利害於今月十一日入遞去訖

臣自到任以來不住令主管衙前引到北人訪問事宜大抵北虜近歲多為

小國杰保之類所叛破軍殺將非一及為近年不熟以致朔易武州燕京白

浮圖淀東惡山內並有強賊不住打劫又探得北界差往西北路兵士百姓

等近有逃背落草見在狼山西頭君市等村切慮來南界別作過犯雖未見

的實然去歲之冬霸州文安縣被北賊殺人劫物真定府北寨於去年八月

今年二月兩次被北賊羣眾打劫又近訪聞代州胡谷寨沙泉堡有北賊劫

掠居人財物殺傷弓箭手婦女待更打赤岸村以此數事顯見北虜兵困小

國民不堪命聚為盜賊雖鄰境多故必無渝盟之憂然盜賊充斥虜不能制

勢必延及吾境亦恐更生意外之患若督迫捕盜官吏帶領兵甲曉夜出入

巡邏賊未必獲而居民先受其擾臣再三思慮惟有整葺弓箭社一事名不張皇其實可用若早復朝旨施行臣更加意拊循激勵其人可使北賊望風知畏伏乞聖明特賜詳酌檢會前奏早賜指揮關防是時邊已大亂楊劉阿骨打吳乞買父子已強正其陰裔滅遼之志力農積粟練兵牧馬時也楊劉強於元祐之初至建中靖國元年後楊劉死其子阿骨打立阿骨打生於熙寧元年至是元祐八年已二十六歲其弟吳乞買思改並皆成立粘罕即思改之子也公雖不知其故而北必爲患宋終不支之勢久瞭然於胸中故每上言以歷代史冊邊防形勝山川圖畫流入虜中以資點虜爲可懼至此狀則云鄰境多故亦恐更生意外之患是其先見已直透後事矣定武爲京師屏蔽四通八達一無穹山絕谷之險可恃故其後鞏離不以七日到汴城下豈有澶淵孤注殷鑒不遠而論奏若此可置時王光祖爲副總管老將也素同聞者乎其邊政之隳廢誠非一日之故矣

時王光祖爲副總管老將也素驕橫武衛卒游惰不教軍校蠶食其廩賜前守不敢問公取貪汙者配隸遠惡令簽判李之儀孫敏行徧閱諸營屋皆破壞添差將官李巽錢春卿劉世孫將帶人匠檢計修葺收雲翼指揮使孫貴檄司理院首行枷項以示懲創歛掠既絕飲博亦止於是軍中衣食自足乃部勒戰法衆皆畏服然諸校業不自安復以職訴其長公曰此事吾自治則可汝若得管軍中亂矣立決

配之衆乃定上乞修定州軍營狀

本集狀云元祐八年十一月日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知定州蘇軾狀奏臣

伏見定州近歲軍政不嚴邊備少弛如甲仗庫軍人張全前後盜竊糧十二面帳設什物庫軍人田平等盜帳設什物八百餘件銀二百五十兩軍城寨人戶採斫禁山開種爲田公然起稅住坐者一百八十餘家城中有開欄坊人百餘戶明出牌榜召軍民賭博若此之類未易悉數是致法令不行禁軍日有逃亡聚爲盜賊民不安居臣不欲驟行峻治但因事行法無所貸捨軍民自此稍知有朝廷法令逃軍衰少盜賊亦稀臣合幕官李之儀孫敏行徧往諸營點檢據逐官回申營房大段損壞不庇風雨皆兩椽小屋偷地蓋造椽柱腐爛大半無瓦一牀一竈之外轉動不得之儀等又檢得諸營軍號例皆暗做妻子凍餒十有五六月臣尋體問得將校不法乞取斂掠坐放債身旣不正難以戢下致諸軍公然飲博無不貧困輕生犯法靡所不至雲翼指揮使孫貴到營四月前後斂掠一十一度計入已贓九十八貫八百文已送司理院枷項根勘去訖臣旣目覩始弊葺治犯法之人卽須恤其有無同其苦樂豈可身居大廈而使士卒終年處於始地破屋之中上漏下濕不安其家輒已差將官李異錢春卿劉世孫將帶人匠徧詣諸營逐一檢討合修去處具合用材料人工估見的確錢數仍差本州準備勾當供奉官石昇躬親覆檢到除與逐將所檢合修營房間架材木等並同外謹具畫一奏聞如後

一河北第一將所管住營馬步禁軍八指揮修蓋營房四千一百一十七間估計錢一萬七千六百九貫六百八十八文省一河北第二將所管住營馬步禁軍八指揮修蓋營房共三千七百二十間估計錢一萬五千五百二十八文省一不隸將下所管步軍振武第四十五指揮修蓋營房一百一十

八間估計錢五百五十八貫一百六十七文省一本司準備勾當供奉官石
昇料更合修蓋第一第二將下諸軍營房共一十六間估計錢七十四貫
六百一十二文省右謹件如前伏望聖慈深念河朔爲諸路要重而定武控
扼強虜又爲河北屏障所屯兵馬理當加意葺治欲乞獨出聖斷支賜空名
度牒一百七十一道委本司召人出資一面置場和買材料燒造磚瓦和雇
人匠修蓋施行所有檢計到合蓋營房間架材植物料等細數文狀四本繳
連在前謹錄奏聞此狀本集作十月上在奏弓箭社前而纂誌宋史本
傳亦先載軍營事後載弓箭社事並誤蓋此事竊辦檢計往復甚繁狀內情
形必非到任數日所能奏出者竊頗疑之後讀公寄劉仲馮書而寄劉奉世
此中釋然矣因改載十一月奏弓箭社之後并以正誌傳之誤云

書本集與劉仲馮書云某近奏弓箭社事必已降下旦夕又當奏乞修軍營
須瀆朝聽悚息待罪利害具狀中此不縷陳鄰近諸路皆時有北賊不申
報者尤多民甚患之惟定武一路絕無者以有弓箭社人故也近承指揮開
禁山事此正本司舉察方欲從長酌中處置奏聞次此弊所從來遠矣起稅
爲永業者已數百家若駢以法繩治起遣其人騷擾失業有足慮者自某到
任所役開耕者四五火無不依法編管前此皆置而不問繞有本縣寨解到
者亦平治小了耳其人開耕已成業者見別作犖盡旦夕回申次東都事畧
云元祐七年六月劉奉世發書樞密院事劉奉世字仲馮原父之子也

以上所奏三狀皆樞密院專政故以聞之此書當列**上謝歷日表**本集謝表
軍營狀前以書中兼及諸事不便省覽故系於後云云本集謝表
詔寵拜新書吏得承宣民知早晚臣聞言天道者有數故聞以正時訓農事
者在人則王無罪歲豈獨典常之舊必存忠利之心恭惟皇帝陛下輔相裁

成聰明時憲居德刑於冬夏意與天同暨登教於朔南責在臣等時使和曾
薄歛思患預防勤郵鯨孤幸流亡之盡復兼明威畏庶戎夏以皆安

仲錫荔支滕興公雪浪石沈香石作石芝病鶴諸詩十二月上慰正旦表

慰正旦表云嗣歲將興雖有作新之慶舊穀既沒共深追遠之思凡在照臨
舉增懷慕恭惟皇帝陛下道躋堯禹行比騫參方受圖於三朝明發不寐念

御簾於雙日孝思奈何幸免罔極之哀少副有生之望臣
限以官守不獲躬詣闕廷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劉醜斯復父雠來

訴於庭爲記事和子由詠清汶老諸什寄王鞏紫園參詩作中山松醪賦

中山松醪賦云始予宵濟於衡漳車徒涉而夜跋燧松明以記凌散星宿於
亭臬鬱風中之香霧若訴予以不遭豈千歲之妙質而死斤斧於鴻毛效區

區之寸明會何異於東蒿爛文章之糾纏驚節解而流膏嚕溝廈其已遠尚
藥石之可曹收蒲用於桑榆製中山之松醪教爾灰燼之中免爾蠶蠟之勞

取通明於盤錯出肪澤於烹熬與黍麥而皆熟沸春聲之嘈嘈味甘餘而小
苦歎幽姿之獨高知甘酸之易壞笑涼州之蒲萄似玉池之生肥非內府之

蒸羔酌以瘦藤之紋樽薦以石蟹之霜蟹會日飲之幾何覺天刑之可逃投
柱杖而起行罷兒童之抑搔望西山之咫尺欲塞裳以游遊跨超峰之奔鹿

接挂壁之飛葆遂從此而入海渺翻天之雲濤使夫嵇阮之倫與八仙之羣
豪或騎麟而翳鳳爭槎挈而瓢操顛倒白綸巾淋漓宮錦袍追東坡而不可

及歸備歎其醜糟漱松風於齒牙猶足以賦遠游而續離騷也王直方詩話
東坡在定武作中山松醪賦有云道從此而入海渺翻天之雲濤蓋自惠州

而遷昌化人 二十五日寄錮合刷餅與子由和劉燕賓瀆荔支送曾仲錫赴

闕並有詩作蘭亭敘跋

本集題蘭亭記云真本已入昭陵世徒見此而已然此本最善日月愈遠此本當復缺壞則後生所見愈

微愈疎矣李之儀姑溪題跋云貞觀中既得蘭亭命供奉榻書人趙模韓道政馮承素諸葛貞等各榻數本分賜皇太子諸王近臣而一時能書如歐陽虞褚陸輩人皆臨榻相尚故蘭亭刻石流傳最多嘗有類今所傳者參訂獨定州本爲佳何遵春者紀聞云定武蘭亭敘石刻世稱善本自石晉之亂契丹自中原輦載寶貨圖書而北至真定德光死漢兵起太原遂棄此石於中山慶歷中土人李學究者得之以示人韓忠獻之守定武也李生始以墨本獻公堅索之生乃瘞之地中別刻本呈公李死其子乃出石散模售人每本須錢一千好事者爭取之其後李氏子負官緡無從取償宋景文公時爲定帥乃以公帑金代輸而取石匣藏庫中非貴游交舊不可得也熙寧中薛師正出牧其子紹彭又刻副本易之以歸長安姑溪題跋又云此石已爲薛向取去見在向家而定州石刻又從而傳模者然亦不能辨真贋若諦觀細絲則較然相遠矣王明倩揮塵後錄云薛紹彭既易定武蘭亭石歸於家政和中祐陵取入禁中龔置睿思東閣靖康之亂金人盡取御府珍玩以北而此刻非虜所識獨得畱焉宗汝霖爲畱守見之并取內帑所掠不盡之物進於高宗時駐蹕維揚上每置左右虜騎忽至方駕倉猝渡江竟復失之向叔堅子固爲揚帥密令其搜之竟不獲龔紹彭康王以建炎元年十月至揚州三年二月壬子倉皇南渡至京口拋棄龔紹彭神主并失此石計此兩年間用汪伯彥黃潛善張浚重譴李綱憤死宗澤殺陳東歐陽澈又坐視兩河京東陝

右忠臣義士孤城抗節束手待斃者至不可勝計凡其地其人皆能忍於割捨而獨於一石有餘戀焉何也然此石至今六百九十年始終不出其爲昇者重累投入江心無可疑矣當其在北宋時真跡已不易致如李端叔所謂錙銖相遠者不知凡幾今欲求此宋榻已不可得而況欲求宋不可致之榻本乎每見論闢亭者一波一偃無不有說勇於自信是皆隔牆壁而聞銀劍者也公此跋亦論薛本者不詳作於何時其在定武日已無此石久矣今以地附載并集

元祐九年甲戌

甫尚書右丞鄭雍尚書左丞葬宣仁聖烈皇后

於永厚陵三月壬申朔日食來之邵楊畏等攻罷呂大防李清臣鄧潤甫等攻罷蘇轍四月曾布翰林學士張商英右正言癸丑改紹聖元白虹貫日章惇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范純仁罷以王安石配草神宗廟廷迨復蔡確原官重修神宗實錄蔡下曾布請惇提舉殿以安石日錄安燕門下侍郎五月詔進士專經術劉奉世罷鄧潤甫死復免役保甲法從張商英言編類元祐羣臣章疏及更改事條六月曾布同知樞密院事

正月和曾

仲錫元日所寄詩立春日祭土牛祝文

本集祝文云敢昭告於勾芒之神木鐸傳音官師相傲土牛示候稼穡將

興敢徵福於有神庶保民於卒歲無作水旱以登麥禾尚饗

戲李之儀詩聞歌者歌戚氏公方論穆天子

本集調寄戚氏詞云玉龜山東皇靈嬈統羣仙絳闕

事因依其聲成戚氏詞

本集調寄戚氏詞云玉龜山東皇靈嬈統羣仙絳闕

娟當時穆滿巡狩翠華曾到海西邊風露明霽鯨波極目勢浮輿蓋方圓正迢迢麗日玄圃清寂瓊草芊綿爭解繡勒香鞵鷓鴣駐蹕八馬戲芝田瑤池

近書樓隱隱翠鳥翻翻華筵閒作管鳴絃宛若帝所鈞天雅頭皓齒綵髮
方墮圓極恬淡高妍盡到瓊壺酒獻金鼎藥固大椿年縹緲飛瓊妙舞命雙
成奏曲醉爾連雲璈響寫寒泉浩歌暢飲斜月低河漢漸倚霞天際紅深
淺動歸思迴兮塵寰爛漫游玉輦東選杏花風數里響鳴鞭望長路依稀柳
色翠點春妍李之儀跋戚氏云中山控北虜為天下重鎮選寄皆一時人物
輕裘緩帶折衝尊俎元祐末東坡老人自禮部尚書為定州安撫使之儀以
門生從辟每辨色會於公廳領所事躬日力而罷或夜則以曉角動為期方
從容醉笑間多令官妓隨意歌於坐側各因其譜即席賦詠一日歌者輒於
老人之側作戚氏意將索老人之才於倉猝以驗天下之所向慕者老人笑
而頷之方論穆天子事遂資以應之隨聲隨寫歌竟籍就幾點定五六字爾
坐中隨聲擊節終席不聞他辭足為中山一時盛事前固莫與比後來者
未能繼也致和王辰八月二十日葛大川出此詞於寧國莊李之儀書

兩浙瘡痍已復咎錢世雄書
本集與錢濟明書云遠辱專使惠書感慰兼集
老妻奄忽遂已半年衰病豈復以此汨纏但曉

景牢落亦人情不免重煩慰諭銘佩何言出守中山謂有輕裘緩帶之樂而
邊政頽壞不堪開眼頗費鋤治近日逃軍衰止盜皆出疆矣幕客得李端叔
極有助聞兩浙連熟呻吟瘡痍遂一洗矣惟倍加愛畜以副所願爾公奏
兩浙賑濟及放赦四事其後在朝在穎皆言之而訖於揚州茲則坐收其効
矣特載此書 **十六日與李之儀王訥孫敏行論陶淵明詩**
本集書陶淵明種
歸結其事 **云覽淵明此詩相與太息噫嘻以夕露沾衣之故而犯所媿者多**
矣元祐九年正月十六日李端叔王幾仁孫子發皆在東坡記 **公以所屬**

裁傷闕食上乞減價糶常平米賑濟狀

本集狀云元祐九年正月日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知定州蘇軾

狀奏元祐八年河北諸路並係裁傷定州一路雨水爲害實亦五分以上有司不與盡實減放秋稅臣到任後累有披訴乞倚閣又緣已過條限礙難施行今體問得春夏之交人戶闕食如或坐觀不救恐非朝廷仁聖本意臣欲便將常平斛借貨已有成法不煩奏請而昔年遣使賑濟一例散貨後皆倚閣放免以此愚民每有借貨不肯及時還納既煩鞭撻追呼不免失陷官物現惟依條將常平斛出糶得數萬石在市壓下物價卽境內百姓人人受賜若不奏請減價出糶深恐今年春夏新陳不接之際必致大段流殍伏望聖慈愍念比之借貨失陷猶爲省費而一境生靈皆荷全活又得錢準備豐熟收糶兼利農末上慰宣仁聖烈皇后山陵禮成表本集慰山陵禮畢表爲惠不小乞賜施行上慰宣仁聖烈皇后山陵禮成表本集慰山陵禮畢表仁聖烈太皇太后山陵禮畢者日月有時義當卽遣霜露既降思則無窮遜知穆穆之光尙起皇皇之望恭惟皇帝陛下道循祖武德契天心大哉孔子之仁迄然流涕至矣顯宗之孝夢若平生願寬舜慕之心少則堯封之祝臣限以官守不獲躬詣闕廷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元祐九年二月七日宣仁

葬承厚陵

二月子由生日以檀香觀音像及新合印香銀象盤爲寄作詩

定武軍禮久廢不識上下之分會大閱公命舉舊典帥常服坐帳中將吏戎

服奔走執事副總管王光祖自謂老將恥之稱疾不出公召書吏使爲奏光

祖震恐而出訖事無一慢者定人言自韓琦去後不見此禮至今矣

前狀素

代州胡谷壘沙泉堡北賊劫掠事又帖黃云本路副總管王光祖有男現任

胡谷寨主家書報光祖臣所以備知其詳在光祖能得邊信亦必據以上聞

折之也 上慰宣仁聖烈皇后耐廟禮成表 月十七日宣仁聖烈皇后升耐

禮畢者反寢而虞既盡飾終之典宅神於廟益隆追遠之思凡在照臨舉增

悲慕臣賦竊以六朝繼聖並傳家法之餘三后御簾高出古人之右遠此登

配廟然永懷恭惟皇帝陛下奉順母慈表章坤德四謚哀榮之詔簡獲有光

數詩挽賤之音道塗垂涕日月云遠典禮告成願寬無益之悲少副有生之

望築城集大行太皇太后謚册文云孝孫嗣皇帝臣某謹再拜稽首言曰臣

聞聖人之興歎契天運昔真祖仁祖之際章獻臨御歲周一紀寶能協和神

人以綏靖國家遠我聖考至厭萬國惟末小子未堪多難則亦聖祖母躬受

其艱始終九年臣民以寧社稷以固欲報之德未獲其所推周人以諱事神

以諛易名明昭聖德以示後嗣庶幾不忘世以爲憲恭惟大行太皇太后實

天生德作合皇祖無私如天溥愛如地內自宮省之秘外薄戎夏之廣玉冒

德澤以生以成元豐之末天地震裂固知所措而大策中定與天爲謀肆時

冲人資主神器帷幄旣施號令時救稽於衆庶席一老政無舊新以便民

爲先人無暇疏以守正爲用故士恥奇義民知嚮方耕田而食遠底於今雨

賜小愆責躬菲食饑饉時告振屢輟漕憂世之心常若不及人賴其賜神阜

其誠熏然和平無大哉害閭修咸平之政大弛通責中外所釋以千萬計饑

寒者得以衣食流散者得以安處歌舞之音流於四方遠人恃和時肆得姦

一聞信義欽然知畏夏人恃遠更出侵擾一被恩德屢畔仍屈雖燕處於中
實大父於萬邦究觀設施莫見其朕惟約心以公自二王一主泊於外家均
遇以法無僥倖之求處躬以儉自飲衣服器至於宮室雖履大位以天下養
而歲月之奉猶視長樂之故是以貴戚近習相視而愧元臣耄老聞風而歎
不言而化成不威而心服自三代漢唐一人而已若夫先后舊儀具有司
每視抑畏置而弗舉受冊之禮退於崇政明堂之賀止於東闈將成宣光則
原廟之設自處於治隆將損任子則族人之恩下比於列辟凡輕於約身而
重於違禮推之庶政蓋有不可勝言者矣臣未習師保閱若望歲滋之以勤
講示之以聽納久而弗忘遂以成性方將率德以自廣致養以盡誠而命之
弗知哀嗣邦國臨朝惘然未知攸濟易月之制既弗敢違因山之期茲復以
告是用博訪於卿士受命於祖宗惟德之至不可以名言而功之隆不可以
數舉敢因古人一惠之義益以累朝四諡之法庶以盡子孫之誠而慰海內
之望謹遣攝太尉右光祿大夫守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上柱國汲郡開
國公食邑六千三百戶食實封二千戶臣呂大防奉冊贊上尊諡曰宣仁聖
烈太皇太后伏惟靈德在天令名垂世光配廟祔實於太史沒而不忘永承
無極於吁哀哉謹言

十三日爲王訥書王彥超事
本集書獨偕詩云王中令既平蜀
紀事實不涉虛美固已自言之於哲宗矣其在樂城集中乃不一二數文字
因稍汰其繁

者附錄於此

村寺中主僧醉甚箕踞公怒欲斬之僧應對不懼公奇而赦之問求蔬食肉耶
曰有肉無蔬公益奇之飽以蒸猪頭食之甚美公喜問僧止能飲酒食肉耶

爲他有技也僧言能詩公命賦蒸豚操筆立成云猪長毛短瘦舍應入向山中食藥苗蒸處已將蕉葉裹熟時兼用杏漿澆紅鮮雅稱金盤釘軟爛真堪玉筋挑若把甌根來比並甌根自合喫藤條公大喜與紫衣和季之儀送保師號无祐九年二月十三日偶與公之玄孫訥道此因記之

倅翟安常赴闕以中山松醪寄雄州王崇拯作詩上乞貸賑佃客狀本集狀云元祐

九年二月日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知定州蘇軾狀奏右臣契勘本路州軍裁傷闕食人戶雖已奉旨於法外減價出糶賑濟訪聞民間闕乏現錢糴買尙有饑困之人今點檢得定州省倉熙寧八年元豐三年米皆年深損弱每年只充廂軍次米帶支五百石比至支絕更須三五年間轉至陳惡今欲望朝廷特降指揮將現在陳損白米二萬餘石分給借貸與鄉村第一等第二等主戶喫用依此保借候豐熟日依元糴例送納白米入官不惟乘此饑年優加賑濟又使官中得新好白米充軍糧支遣及免年深轉至損壞臣與官吏體問上戶願得此米以濟佃戶將來必無失陷與尋常貸與貧下人戶不**和思聰所寄及王崇拯赴闕畱別詩三月乞修北嶽廟狀**本集狀云元祐九年

同謹奏**和思聰所寄及王崇拯赴闕畱別詩三月乞修北嶽廟狀**本集狀云元祐九年

三月日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知定州蘇軾狀奏右臣伏見定州曲陽縣北嶽安天元聖帝廟建造年深屋宇頽弊自熙寧間因守臣薛向奏請止曾完葺正殿餘諸殿及廊廡門宇牆垣久已疎漏破損前後累有守臣監司奏乞修完後來劉奉世又乞依薛向例於安撫司回易錢內支錢三千貫助修嶽廟皆不蒙朝廷允許深慮摧壞日多爲費滋大今據定州申檢計到合用工料價銀三千三百餘貫乞降空名度牒一十五道付本州出賣應副

修造臣以朝廷崇奉五嶽禮極嚴備凡有新禱多獲感應今北嶽廟見弊理當完葺伏望特賜施行上副朝廷崇奉嶽廟之意

杏盛開散給父老酒食并作開園詩子由獨諫止紹述邪說為羣小李清臣

鄧潤甫所攻哲宗震怒二十六日謫守汝州東都事署云哲宗起李清臣為中書侍郎鄧潤甫為尚書右丞

二人復言熙豐事以激怒上意會廷試進士清臣撰策題亦以為言又云呂

大防罷相清臣首變元祐之政欲以取相位以門下侍郎蘇轍在上未能遷

一日對哲宗言蘇轍兄弟改變先帝法度轍既去位外召章惇拜左僕射惇未

籍臣亦被召清臣時為左丞今日反謂臣兄弟變先帝之法是欺也清臣辭

屈乃曰蘇轍以漢武比先帝哲宗震怒轍既去位外召章惇拜左僕射惇未

至相位尚虛清臣益有覬覦之心獨當國亟復元豐法度除諸路常平使者

已而惇至清臣既不得相遂與惇為敵會言者有疏論列遂知河南尋奪職

知其定府潁濱遺老傳云呂大防之在陵下也范純仁奏乞除執政上即除

李清臣鄧潤甫二人久在外不得志遂以元豐事激怒上意清臣尤力撰策
題即為邪說扇惑羣聽轍論之曰伏以御試策題歷既近歲行事有欲復熙
寧元豐故事之意臣料陛下必無此心必有人妄意陛下幸於父子之恩不
復深究是非遠慮安危故勸陛下復行此事此小人之愛君取快於一時非
忠臣之愛君以安社稷為悅者也先帝在位近二十年終身不受俸賜裁損
宗室恩止租免減朝廷無窮之費出賣坊場雇募衙前罷黜諸科誦數之學
訓練諸將備宿之兵置寄祿之官復六曹之舊行淺攻之策以制西戎收六
色之錢以寬雜役凡此皆先帝之睿算有利無害而元祐以來上下奉行未

嘗失墜者也至於他事有失當何世無之父作之於前子救之於後前後相濟此則聖人之孝也漢武帝外事四夷財用匱竭修鹽鐵權酷均輸之政民不堪命昭帝委任霍光罷去煩苛漢室乃定光武顯宗以察爲明以識決事天下恐懼章帝即位深鑑其失代之以寬仁愷弟之政後世稱焉及我本朝真宗有天書之說章獻臨御攬大臣之議藏書梓官以泯其迹仁宗聽政絕口不言天下至今體之英宗自藩邸入繼大臣創濮廟之議朝廷爲之商酌者數年及先帝嗣位或請復舉其事寢而不答遂以安靜夫以漢昭章之賢與吾仁宗神宗之聖豈其薄於孝敬而輕事變易也哉蓋有不可不以廟社爲重故也是以子孫旣獲孝敬之實而父祖不失聖明之稱臣願陛下反覆臣言慎勿輕事改易若輕變九年已行之事擢任累歲不用之人人懷私忿而以先帝爲詞則大事去矣奏入不報再以劄子面論之上不悅李鄧從而媒孽之乃以本官出知汝州自漢章昭宋真仁之說乃呂大防上年五月論奏事宜仁云皇帝宜深知者相距僅十月何至茫不省憶乃爾當宜仁寢疾時召范純仁謂曰卿父仲淹可謂忠臣在章獻垂簾時惟勸章獻盡母道章獻上賓惟勸仁宗盡子道卿當似之純仁泣受命由此觀之復相純仁極有深意而哲宗年長久已不滿垂簾其情顯然雖純仁卒負此託而此半年中未見無所開陳特其事無補故其說亦莫之傳也史家於向太后不及納履號哭而起與太妃語極悲切之下筆之曰上感悟夫旣曰上感悟則其未感未悟之前史意已見而垂簾切燭之語宜其吐棄而不足念也子由此奏乃推本大防面奏宜仁而論之意復申明之益以行熙豐法一段爲將順之詞其言婉而情切蓋實欲冀幸挽回於萬一者然其大事去矣一斷已該召亂之禍當朝局翻覆安危呼吸間獨子由力明宣仁司馬光之政苦爭以去

是可四月十二日詔改紹聖元年

東都事畧云四月癸丑改元至和蓋申為庚祿所奇而三月庚申改元至和蓋申為庚祿所奇而

仁宗生於庚戌申戌歸垣則西庚得地可見太史之官未嘗不講求也若否
宗生於丙辰改元癸丑是命既當剋而日亦入墓剋盡矣且癸為極陰其
象閉塞猶易之否奇儀演遁諸說率以閉口名之故凡得位行政出師命將
飛章走檄上官赴告諸事皆避勿用以上不能宣其意下不能達其情也此
自黃帝以來已流傳其說至若掌占從吉之事則已紛見三代具載五經豈
有改元創始而不一詳究者其與正且更始極不同也此乃鄴潤南首陳武
王能廣文王之聲成王嗣述文武之道特遷執政而李清臣因是欲乘章惇
未到之前立取宰相或恐為惇所先故紛更變亂迫不及待如此耳其後徽
宗生於壬戌以二月庚辰改元宣和則金藏於戊水飲於辰一十六日告北
戰淨盡驗諸紹聖宣和兩朝之政事其不祥莫甚於此者矣

獄廟祈雨文

本集祝文云維元祐九年歲次甲戌四月十六日丁巳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河北西路安撫使兼馬步軍都總管知

定州軍州及管内勸農使輕車都尉賜紫金魚袋蘇軾謹以制幣茶果清酌
之奠敢昭告於北嶽安天元聖帝都尉賜紫金魚袋蘇軾謹以制幣茶果清酌
時而未雨公私並竭農末皆傷麥將稿而禾未生民既流而盜不止豐凶之
決近在浹辰溝壑之憂上貽當宁仰止喬嶽食於朔方卷舒雲霓呼吸雨露
若其安視小民之急何以仰符上帝之仁軾以短才謬膺重寄儻有罪以致
旱暵降罰於微躬今者得請於朝旦夕是望兼致西成之富少寬北顧之憂
拜賜以時敢忘其報尚饗

二十日作雪浪齋銘

本集雪浪齋銘

敘云予於中山後園得黑石白脈如蜀孫位孫知微所畫石澗奔流盡水之變又得白石曲陽為大盆以盛之激水其上名其室曰雪浪齋云盡水之變蜀兩孫與不傳者歸九原異哉駁石雪浪翻石中乃有此理存玉井芙蓉丈八盆伏流飛空傲其根東坡作銘豈多言四月辛酉紹聖元紀年錄四月二十日作雪浪齋銘

二十四日作三國名臣論

本集論三國名臣云西漢之士多智謀

者三國名臣也而孔明魏然三代王者之佐未易以世論也紹聖元年四月二十四日書論三國事風節短於權畧二語斷盡元祐執政無能蓋三國能臣從無有事權下移者也使公在位容有是乎譬之棊爭道者皆劣弱而國工袖手傍觀不容置喙惟有坐視其斃同此覆局而已公以十一日壬子南遷亦已得耗論及孔明其寄慨也深矣

時朝局大亂虞策來之邵復祖述沈括何正臣舒亶李定李宜之朱光庭傅堯俞王巖叟楊康國趙挺之王

觀賈易趙君錫安鼎董敦逸黃慶基訛謗之說撫兩制語論奏

皇宋治迹統類云御史虞

策言蘇軾作誥詔語涉護訛望核實施行殿中侍御史來之邵言軾臣先朝久以罪廢至元祐擢為中書舍人翰林學士軾凡所作文字譏斥先朝撥古況今多引衰世之事以快怨憤之私行呂惠卿制詞則曰首建青苗次行助役均輸之政自同商賈手實之禍下及雞豚苟有囊國而害民率皆攘臂而稱首行大防制詔則曰民亦勞止願聞休息之期撰司馬光神道碑則曰其退如洛如屈之陂澤凡此之類播在人口者非一當原其所犯明正典刑魏

了翁鶴山題跋公辭免官棄云元祐垂簾凡熙豐法令有不便於民者罷之
議之則曰是以子改父也從而闕之則又曰以母變子此皆非真識事體者
惟坡公詞獨能推本於神考欲為未能之意文寬夫范堯夫韓子華孫和
甫安厚卿之去公所草詔皆以先帝付託為詞而用楊元素陳彥叔李邦直
呂穆仲唐義問之詞亦率舉於先帝之約東司馬文正以議新法不合去終
元豐不起而臨奠之文曰知之者神考用之者聖母呂惠卿南遷之詞亦曰
此先皇帝之意至於王安石之卒不過曰方觀功業之成遽起山林之興亦
未嘗深詆之也今觀公辭官之奏始歸美於神考其詞氣和平而不懟也其
識慮深長而有託也使時賢皆知此意也豈不足以彰先志而弭後憂矧神
考固嘗流涕於二后之請憤惋於安上國門之圖慟哭於永樂城之敗凡元
祐諸賢又未嘗不知之特當時未有以將順而正救之者耳其曰受先朝之
知雖宣仁亦嘗言之公非姑為是詞也謂虞策楊畏來之邵劉拯之流皆
反復小人之尤者固結於元祐紹聖間而策詭譎尤深來之邵資性姦凶初
與楊畏合攻蘇頌去之復攻梁燾及論范純仁不可復相乞進用章惇呂惠
卿至是復與畏首攻呂大防去之請加王安石美謚論司馬光等典刑未正
鬼得而誅獨劉摯尚存實天以遺陛下使行誅戮凡此皆元祐初難用羣小
而起於附和變法繼又奉行不善遂成痼疾越百數十年而魏了翁論之然
後是非定矣民亦勞止孔子首引以美子產豈亦訕謗乎凡羣小所論公罪
蹟皆翻騰熙祐舊案元豐已行而元祐未行者自始至終淵閏四月三日告
源一本統系不紊是則括為羣小之魁其罪必不可追也

下坐前掌制命語涉譏訕落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依前左朝奉郎

責知英州軍州事

蘇志云時方例廢舊人公坐草責降官制直書其罪誣以謗訕本傳云御史論職掌內外制日所作詞命以為識片

先朝皇宋治迹統類云落兩學士依前左朝奉郎知英州制詞蔡卞所撰也

張邦基墨莊漫錄云紹聖初元東坡帥中山閏四月三日乃有英州之命

紀年錄作四月罷定州任進上謝表本集謝表云紹聖元年閏四月初三

奉命者誤應駁正罷定州任進上謝表日左朝奉郎新知英州蘇軾狀奏罪

盈義絕誅九族以猶輕威震怒行箕一州而大幸驚魂方散雪涕徒零伏念

臣草芥賤儒岷峨冷族襲先人之素業借一第以竊名幼歲勤勞實學聖人

之大道終身窮薄常為天下之罪人先帝念臣於衆怒必死之中陛下起臣

於散官永棄之地恩深報茂每憂天地之難欺福祚多是亦古今之罕有

自悲棄物猶欲籲天惟上聖纂宗廟之圖方太母聽垂簾之政招延俊乂登

進老成何期章句之謾才使掌絲綸之要職凡一時黜陟進退之衆皆兩宮

威禍賞福之公既在代言敢思逃責苟不能敷揚上意尊朝廷於日月之明

則何以登動四方鼓號令於雷霆之震固當昭陳功罰直喻正邪豈臣愚敢

有私心蓋王言不可匿旨當今之天奪其魄但謂守官避日之臣肆其言期

於必戮賴父母之深憫免子弟之借誅罪雖駭於聽聞怒終歸於寬宥不獨

再生於東市猶存尸骸於南州累歲寵榮固已太過此時竄責誠所宜然瘴

海炎陬去若清涼之地蒼顏素髮誰憐衰暮之年恩重邱山感藏骨髓此蓋

伏遇皇帝陛下深原心迹曲示哀矜臣實何人恩常異衆在先朝偶脫其誅

戮故此日復煩於典刑頑戾如斯生存何面臣敢不噬臍悔過吞舌知非革

再三不改之愆庶萬一善終之望

有辯奏可覆檢也此則不惟不辯率性一擔挑回故云固當昭陳功罰直喻

正邪也蓋前之必辯者原欲留其身以爲國此則已將一片熱腸放下惟有拚此身聽其流轉付諸清議而已可見其立時勇決也此狀本集不載具官

年月特爲補全俾讀之者雖百世之下猶見其生氣凜然也

告於文宣王廟并辭羣望遂行本集辭諸廟祝文云

罪於朝將適嶺表雖以謫去敢至真定朝議楊采來謁舉其子迪簡本集與

不告行區區之心神所鑑聽

書云郡中諸公未能一一奉狀因見各爲致意過真定見楊采朝議此人實學隱德河朔似此老以一二數矣其子迪簡亦善吏某已舉之矣欲告提

刑大夫來年一京削敢煩子發爲虞策復論罪罰未嘗告下降充左承議郎

道此懇或持此簡呈憲使又幸

仍知英州皇宋治迹統類云虞策又言蘇軾過臨城內邱間雲物開霽西望

太行草木歷歷可數岡巒北走崖谷秀傑忽悟歎曰吾南遷其必返乎此退

之衡山之祥也是知適赴定州也至湯陰市得豌豆大麥粥食之作詩示

適道過詩有玉食謝故吏風霜便劉拯復祖述沈括何正臣舒置李定

李宜之朱光庭傅堯俞王巖叟楊康國趙挺之王覲賈易趙君錫安鼎董敦

逸黃慶基虞策來之邵訕謗之說撫兩制語論奏告下合敘復曰不得與敘

蘇文忠公詩扁主其火

蘇文忠公詩扁主其火

蘇文忠公詩扁主其火

仍知英州自是已

三改謫命矣

皇宋治述統類云劉拯言蘇軾敢以私憤行

軾合敘復日不得與敘東都事畧云全臺言蘇軾行呂惠卿告詞訕謗先帝
黜知英州范純仁上疏曰熙寧法度皆惠卿附會王安石建議不副先帝愛
民求治之意至垂簾之際始用言者特行貶竄今已八年言者多當時御史
何故畏避不卽納忠而今乃有是奏豈非觀望耶來之邵言高士敦任成都
日不法事又論蘇軾所謫太近純仁言士敦有犯之邵爲成都路監司自當
按發轍與政累年之邵已作御史亦無糾正今乃繼有二奏其情可知閱
劉拯專攻司馬光及公與范祖禹黃庭堅秦觀諸臣純仁所奏凡紹聖言官皆元祐
不已遂重責之拯由是屢進天下以爲冤據純仁所奏凡紹聖言官皆元祐
初宰執引用之人此其確據凡首以是爲光公著咎者非苛論也又案四月
二十二日章惇入相純仁遂罷以上三改謫命皆二十日以前事今據乞
舟狀分列於前以明非章惇任內事蓋惇至則大加羅
織前所重譴僅供元祐羣小爲見惇藉口之資而已
十四日抵滑州上乞
沐泗舟行狀 本集赴英州乞舟行狀云臣近準告命火急治裝星夜就道今
下地平生所以疾病有加素來不善治生祿賜所得隨手耗盡道路之費囊
橐已空臣本作陸行日夜奔馳速於赴任而疾病若此資用不繼臣之衰危
亦云極矣伏念得罪以來三改謫命聖恩保全終付一郡豈期聖主至仁至
明尚念八年經筵之舊臣意欲全其性命乎臣若強衰病之餘生犯三伏之
毒暑陸走炎荒四千餘里則僮仆中途死於逆旅之下不足多借而死非其
道則非神聖不殺全育之意也輒已分散骨肉令長子帶往近地躬耕就食

臣只帶家屬數人前去汴泗之間乘舟泛江倍道而行至南康軍出陸赴任
所費醫藥粥食不至大段失所臣多病早衰氣息僅屬所以輒為舟行之計
敢望天慈少加憫惻開是時過過皆待行及至當塗而止有追過讀此
狀始知令邁歸陽羨已早計之矣其狀云南康軍者非九江相連之南康軍
乃指虔州也公八境圖後敘云南康江水壞城可以互證又案章城乃滑州
所部在滑州東南六十里公以十五日到章城以是計之則此狀上於十四
日十五日章城遇歐陽思仲書中山松醪賦寄吳安詩本集書中山松醪
也與吳傳正作世外之游及將赴中山傳正贈予張遇易水供堂墨一丸而
別紹聖元年閏四月十五日予赴英州過章城而傳正之甥歐陽思仲在焉
相與談傳正高風歎息久之予嘗作洞庭春色賦傳正獨愛重之近又作中
山松醪賦獨恨傳正未見乃錄本以授思仲使面授傳正且祝深藏之傳正
平生學道既有得矣予將適嶺表恨不及一別故以此賦為贈而致思於卒
章可以超然想望而相從也合註於此文中割截閏四月十五日赴英
八字以當定州啓行之日應駁正吳安詩字傳正宰相充之子也時官中書
舍人坐行子由謫汝州制其詞溢美廢罷資善堂在崇政殿邇英閣之外居
講彈王安石將對於崇政殿會司馬光自邇英閣趨資善堂與誨遇河
誨止其疏即其處也後南宋亦有資善堂范冲嘗為資善堂詔善可澄渡
作詩此詩施註原編不載查註編卷二嘉祐六年十八日同里楊濟甫
之子明追遇於陳階道中許為書道德經以贈因記其事本集書贈楊子微
云故人楊濟甫之

子明字子微不遠數千里來見僕與子由會子由有汝海之行僕亦遷嶺表
子微追及僕於陳留留連不忍去欲作濟甯書行役倦甚可持是示濟甯此
卽書也子微篤學有文自言知數術云僕必不死嶺表若斯言有徵當爲寫
道德經相償此紙所以志也紹聖元年閏四月十八日新英州守蘇軾書魏
了翁鶴山題跋云蘇氏翰墨散落在人間而楊氏與先生爲比鄰所蓄尤夥且
可信不誣開楊氏所備尙多其晚年既貴尤篤於故舊之義此尤當令後生
輩見之也新陽安別駕宋希古以是軸轉示歎題其後而歸諸楊氏其謹護
之器固魏了翁始以學士院對策力詆韓侂胄開邊被出侂胄誅收召出者
了翁預焉會史彌遠專政了翁乃辭召命築室白鶴山下開門講學其後乃
起知眉州頗有政聲考其時則在寧宗嘉定間也時去紹聖之初幾及百二
十載而楊氏如故方公之遠徙也濟明以久絕音耗乃使其子明遠涉海南
訪求生死以一鄉曲之老而篤於風義若此信乎其有後矣詰以濟甯爲公
比鄰乃本諸了翁自雍邱專使來迎答書本集與米元章書云辱簡承存
翁眉州跋語也米微自雍邱專使來迎答書本集與米元章書云辱簡承存
事老境乃有此苦蒙仁者矜愍垂誨奈何奈何入夜目昏不謹聞公是時
窘乏之甚觀此書知乞舟狀所陳非假其後過汝州卽不復有此語而儀真
告參寥且云不至失所可見公於君臣朋友兄弟之間無虛話也米微尙見
在雍邱其去陳留甚近此書又公先至汝州後過陳留之證餘詳後條而
子由於汝州正當制行詞云薄責尙期改過原情本出愛君藥城集謝表云
臣奉告命差知汝州軍州事臣已於四月二十一日到任
上訖者案子由到任時已四十日故吳畫壁修完也 往游龍興寺至華

嚴殿觀子由新修吳道子畫壁作詩

樊城集汝州龍興寺修吳畫殿記云子昔游成都唐人遺迹徧於老佛之居先

蜀之老有能評之者曰稱神者二人曰范瑣趙公祐而稱逸者一人孫遇而

已後東游至岐下始見吳道子畫乃驚曰信矣畫必以此為極也蓋道子之

迹比范趙為奇而比孫遇為正其稱畫聖抑以此耶紹聖元年四月子以罪

謫守汝陽聞與通守李君純釋游龍興寺觀華嚴小殿其東西夾皆道子所

畫東為維摩文殊西為佛成道北岐下所見筆迹尤放然屋瓦罅漏塗棧缺

弛幾侵於風雨蓋事之精不可傳者常存乎其人人亡而迹存達者猶有以

知之故道子得之隋晉之餘而范趙得之道子之後使其迹亡雖有達者子

尚誰發之時有僧惠真方葺寺大殿乃喻使先治此予與李君亦少助焉子

由以公遠徙分俸與邁使移家就食宜興

本集與參寥書云子由分俸七千

外何復挂心實儻然此行也歸元祐以前子由債負山積其後久官京師

始彌縫其事殆後累年執政祿入優厚非前比矣公則祿入無幾又南北奔

走耗於道路此其故不同也使非子由分俸其與邁行計幾不可辦後在惠

替新居與重辭言祿入務散者乃無因及子由故有是語所散卽此俸也此

書公作於儀真長蘆院其事則汝

州事也今摘載於此餘詳後條

與子由別遂行

欒城集謝表云臣前落職知汝州六月十二日再被

告命降三官知袁州卽治陸行趨陳留具舟赴任七月十日行至江州彭澤

縣界復被告降授試少府監分司南京筠州居住尋拜受前行於七月二十

五日至筠州居住訖者東都事畧云上官均紹聖初召還除右正言均論呂

大防蘇轍六罪大防撤並再黜呂元祐中均為御史與子由爭許將事并

攻大防不勝自行乞罷其後公在惠子由在還至陳雷得旨舟行歸案公以

八日至陳雷據書贈楊子微語時尚未至汝州也考公自黃赴汝嘗與王文甫書云至雍邱陳雷間出陸至汝其地皆可舟行出陸未能辨別今以子由

自汝出陸至陳雷具舟赴袁州任例之公過雍邱贈馬夢得詩歸案此詩施

當以陳雷赴汝又當還至陳雷始登舟也過雍邱贈馬夢得詩歸案此詩施

詩中查註補編臨城道中詩前合註已謂其誤今改編汝州龍興寺詩後馬正卿本祀人素與米元章厚善其自嘉祐辛丑從公至是蓋三十有四年自

後惠儋無復馬之蹤跡似其時辭米散扶疾出見遂別去本集與米元章書

公歸老往依元章因贈此詩也云出城固不煩到

復得一見幸矣至南都聞惇下方力排元祐事寄孫敏行書本集與孫子發

微疾想不為患南都如聞言者尚紛紛英州之命未保無改也凡百委順而已幸勿深慮

以南都而喧傳若此則其朝中明張元明追饒公於南都為雷一日本集與

目張瞻叫躡成市可見其不堪也張元明追饒公於南都為雷一日本集與

書云前日承追饒南都又送子由至筠風義之重以增感慨歸案張君房字

元明公總角交也嘗官助教時以醫術行於都門兩公既遠黜元明亦浩然歸會布專使來慰答書本集與會子宣書云某不敢通問特承不鄙廢放手

矣今不敢復奇異時萬一北歸或可錄呈為一笑也旦夕離南都西望悵然言不盡意歸案元豐末公還朝布為戶部尚書始與還往不久布出典郡通問

不絕其後出守中山布入爲翰林承旨兼侍讀復相會於朝其求塔記至爲
勤懇公屢諾之始終不與此浮屠家言非可醜視者不惡而嚴何至是乎當
斯時布來通問是其心不欲見絕於君子者若竟以塔記與之可以少解禍
患公非不知而苟免之事必不肯爲此邪正之途所以判然也其後呂升卿
使嶺南布以爲兩公切骨仇讎力言於哲宗罷其行而蓋必改差西路尤不
免於羅織是布以獨留維持其間心跡具在未可沒其善也爲表出之時布
尚在講幄六月望前五月至汴上與冕說之飲別酒酣公自歌古陽關
遂同知樞密院事 五月至汴上與冕說之飲別酒酣公自歌古陽關
菴筆記云世言東坡不能歌故所作樂府詞多不協冕以道云紹聖初與東
坡別於汴上東坡酒酣自歌古陽關則公非不能歌但豪放不喜裁翦以就
聲律耳 詩 舒堯文冕以道皆公客也南渡猶存而過泗州與杜與別 本集
以道爲放翁父執故習聞公遺事蓋得於其父者也 過泗州與杜與別 本集
子師書云泗上爲別忽已八年矣 此書公北歸作於儀真時在建中靖
國元年辛巳逆數八年乃紹聖元年甲戌正別於此時也餘詳卷四十五總
案杜與 遇任伯雨於道中附載以行 東都事畧云任伯雨字德翁晉山人也
條下 左正言首上疏言章惇身爲上宰久擅朝柄迷國罔上毒流摺紳自哲宗疾
勢彌留中外惴懼乃乘倉卒逆天拂人睨睨萬乘幸太后睿策先定折其姦
謀向使惇計得行不知置陛下於何地章八上惇貶雷州又論蔡卞之惡公
然誣詆欲廢宣仁聖烈皇后又因哲宗之疑似非辜廢元祐皇后犯上之道
又言使哲宗有欲黜太皇太后之誘廢皇后之惡編管諫官之失投殛忠良
之譏皆卞倡之惇行之今若不正典刑無以明哲宗之德彰陛下之仁卞亦

尋竄建中靖國改元當國者以建中為名調和元祐紹聖伯雨奏曰君子易退而小人難退二者並用終於君子盡去小人獨留唐德宗坐致播遷之禍

建中乃其即位元號不可不為鑒戒時議西北專用武臣典郡伯雨謂李林甫惡儒臣以邊功入相用武臣其後致祿山之亂此何以異也蔡京為翰林

學士承旨交結內侍伯雨極論其罪尋出知虢州崇寧初二蔡在東西府以黨論編管通州徙儋州移道州提點明道宮卒年七十三伯雨性剛鯁持論

勁正為諫官僅半載所上一百八疏皆係天下治體號顛草簡器伯雨時有母喪餘詳後抵山陽徐積來弔公求贈言積

曰自古皆有功獨稱大禹之功自古皆有才獨稱周公之才以其有德以將

之故爾公敬佩之翌日將發積專使至公報云昨日既蒙言贈今日又荷心

送益然有得載之而南矣任伯雨述其都中師續夢經事公為記之本集善

經云眉山任伯雨德翁欲從事於佛或勸誦金光明經且言惟咸平六年刊

行者最為善本德翁欲訪此而不可得外甥進士師續假寐其側忽覺覺曰

吾夢至相國寺東門有樹槽曩者云有此經夢中問曰非咸平六年本乎曰

然此殆非夢也德翁大驚即使續以夢求之而後觀焉槽曩者之狀則夢中

所見也賦方貶嶺外弔德翁楚泗間乃過高郵寄孫升詩至揚州遺邁歸宜

為記之紹聖元年五月同郡蘇軾記興集遺從至金陵薦同安君後始歸寄劉壽書有感恩知罪省分絕欲守此

四言行之終身庶保餘年得張來自潤州遣兵王告顧成衛公而行本集與

還田畝但未知有後命否爾張來自潤州遣兵王告顧成衛公而行張文潛

書云來兵王告者極忠厚方某流離道路時告奉事無少懈又不憚萬里再

來非獨走卒中無有也願公以某之故置一好科坐處當時與同來者顯成

亦極小心可念東都事畧張來元祐初為正字遷著作郎兼史院檢討題陳

在館八年擢起居舍人以直龍圖閣知潤州船廳張來時正在潤也

瑾政歐陽修書後本集載陳瑩中跋歐陽永叔帖云敬其人愛其字文忠公

之論何自興元祐元年四月延平陳瓊書公跋云美哉瑩中之言也仲尼之

存或削其跡夢奠之後履藏千載文忠公讀石守道文集有云後世苟不公

至今無聖賢公沒之後二十餘年憎愛一衰議論乃公亦何待後世子紹聖

元年五月書東都事畧云陳瓊舉進士甲科用蔡卞薦召為太學博士遷校

書郎章惇蔡卞主紹述之論追貶司馬光上謗宣仁后瓊對以天子之孝與

士大夫之孝不同徽宗即位除右正言論下修實錄增加王安石實錄蔡神

宗大典請改修遷右司諫又極論蔡卞假託經義倡為繼述重誣神考輕欺

先帝倡為國是以行其私宜因其請祠遣之章惇懷異不忠為山陵使無狀

致大昇舉陷泥淖之中露宿野次宜罷其職紹聖以來七年間五逐言者皆

與蔡京異議今龔夬言京又將罷去殆非祖宗獎厲言官之意瓊責之曰方

疏論蔡京而命下於門外繳四奏并明宣仁誣謗修實錄建西京等事召還

遷右司員外郎又以書抵曾布論日錄及國用事以為尊私史而歷宗廟緣

邊費而壞先政布怒除名編管袁州移廉彬坐其子正彙上書逮繫開封獄

安置通州始瓊辯日錄著傳竟集議者以為誣証編置台州移楚州卒瓊疏

竊惡雖所舉不避嘗曰彼則舉爾所知此則爲仁由伯儀真聞恩聰病甚往

視之次日阻風寄參寥詩并作書

本集與參寥書云某垂老再被嚴譴皆愚自取無足言者事皆已往譬之塵既無可

追計也已遠江上耳目清快幸不深念知識中有憂我者以是語之英州南

北物皆有某一飽之外亦無所須承問所幹感懼而已歸此書言子由分

俸事已詳前條六月七日泊舟金陵得鍾山法泉書寄詩爲謝九日奉安阿彌陀佛

像於清涼寺作像贊本集阿彌陀佛贊敘云蘇軾之妻王氏名閏之字季章年四十六元祐八年八月一日卒於京師臨終之夕遺

言捨所受用使其子邁追過爲畫阿彌陀像紹聖元年六月九日像成奉安於金陵清涼寺

并贈和長老詩詣崇因院

於觀世音像前北歸當復過此爲頌發當塗舟行熱甚忽憶中和堂東南頰

下瞰海門洞視萬里三伏常蕭然也至慈湖夾阻風並有詩待任伯雨不至

作書

本集與任德翁書云半月不面思仰深劇辱書承孝履如宜金陵雖久

恐亦不能遠也不知德翁令晚能到此否謹遣人上問不宣

德翁自楚泗同至金陵之確證然此書作於惠州而僅云同行月餘是德翁不復再至矣更以後之二十五日至姑熟約計之乃公以閏四月發汝州五

月初下汴泗與德翁相值至六月二十五日而德翁已去故云同行月餘也
公自閏四月十八日至陳留後以六月七日泊金陵中間無月日明文可據
今以此書截限扣去同行月餘乃五月初間下汴泗之確證
是以閏四月下旬與子由相聚亦僅三數日也并記於此
章惇蔡卞張商

英等復祖述沈括何正臣舒亶李定李宜之朱光庭傅堯俞王巖叟楊康國

趙挺之王翬賈易趙君錫安鼎董敦逸黃慶基虞稷來之邵劉拯訕諂之說

始議公罪東都事畧云惇下執政謀所以釋憾於元祐者凡元祐更張與法

竄逐元祐臣僚於嶺海又云紹聖林希乞以禮部侍郎降充中書舍人為賈

元年六月癸未貶責元祐臣寮言初章惇用事嘗曰元祐初司馬光作相用蘇軾掌制所以能鼓動四方安

得斯人而用之或曰希可遂下遷中書舍人仍許以為同省執政希行責詞

遂至毀罵甚者謂元祐之初老姦擅國詆宣仁后也一日希草制罷擲筆於

地曰壞了二十五日抵當塗縣告下落左承議郎責授建昌軍司馬惠州安

置不得簽書公事王惲野老紀問云林希行子瞻諱詞云若譏朕過失亦何

於行路猶不戴天顧視士民復何面目汝軾文足以惑衆辨足以飾非然而

書問惓惓如此林雖尋爲利誘折資草制詆公不遺餘力然猶愛此帖弗棄至其子孫始以遺玉山汪氏乃知惡直醜正顛倒是非者豈盡喪其良心哉猥秀害之耳淳熙五年十月十三日東里周必大觀於摘文堂開此益公跋玉山汪聖錫所藏公與希論浙西賑濟三帖聖錫早故益公乃見於其後人季路又三年朱子過而見之乃刻石常平司署已載卷三十三總案茲錄益公之說者以見希之藏公帖尤醜於撰資詞而宣和之官禁私買亦猶是矣

公盡遣家累自赴宿表咸涕泣求行

本集與王庠書云初欲獨赴貶所兒女輩涕泣求行故與幼子過一人來

乃使迨以家從長子邁居書六賦以予之

從英州舟行已至姑熟而予道本相建昌軍司馬惠州安置不可復以家行獨與少子過往而使迨以家歸陽羨

從長子邁居迨好學知爲楚詞有世外奇志故書此六賦以贈其行紹聖元年六月二十五日開公臨左承議郎建昌軍司馬墓誌本傳皆畧去年譜紀年錄年表皆茫然不知惟合註引載降充左承議郎而不全今分析補載

以見羣小交攻不已而謫獨擊過與朝雲赴江州本集與陳季常書云自當命屢改其清亂至於此也

獨幼子過及老雲并二老婢共吾過嶺開此書是時過一房亦從迨一房同歸陽羨其後邁赴仁化令復爲過般解至惠州也并記於此章惇方肆毒

而敗惇之任伯雨陳瓘已先惇見案中可見天道不遠矣特備載其事於前庶凡爲小人者知所警懼云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總案卷三十七終

武林韻山堂王氏藏版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總案卷三十八

仁和王文譜見大甫講 男霖圻覆較

紹聖元年甲戌

是年七月布告天下奪司馬光呂公著贈諡降文彥博太子少保取呂大防劉摯蘇轍梁燾彭汝礪等九月太

白晝見流星出紫微垣十月除呂惠卿知大名府十二月重修神宗寶錄成
遠問元祐史官安置范祖禹趙彥若黃庭堅呂大防等凡元祐所行開寶通
禮十科取士廣文解額進士詩賦與河東大錢
制置解鹽廣惠倉王安石新經字說禁皆罷之
七月至湖口觀李正臣所蓄

異石九峰名曰壺中九華作詩達九江與蘇堅泣別作歸朝歌詞

本集九江與蘇伯固

唱和調寄歸朝歌詞云我夢扁舟浮震澤雪浪橋空千頃白覺來滿眼是廬
山倚天無數開青壁此生長構漸與君同是江南客夢中遊覽來清賞同作
飛梭擲明日西風遠掛席唱我新詞淚沾應盡均去後楚山空畫陽蘭正
無顏色君才如夢得武陵更在西南極竹枝詞莫播新唱誰謂古今隔

廬山雲物騰涌未午衆峰凜然作詩自南康赴都昌縣留一詩

石刻詩云都陽湖上郡昌

縣燈火樓臺一萬家水隔南山入木渡東風吹老碧桃花眉山蘇軾書歸
此詩所見石刻不一相傳原刻在縣治內考查注續採二卷獨失此詩合註
謂或疑逸詩似後人集字帖刻之者故云書不云題也衡山王泉之漢槎作
宰西江嘗至韻山堂舉問之泉之云向以差至都昌并見都昌誌稱時公

南遷遣侍妾碧桃於縣因爲此詩語以其說考諸朝雲詩其首句云不似楊
花別樂天敘云家有數妾四五年相繼辭去獨朝雲者隨予南遷又考公以
八月至吳城山而以七日上體恐難可謂迅速先以六月二十五日至富塗
而行於九江南康間者至一月有餘雖蘇堅送別於此不應如是之滿漚也
此蓋改命之後尙有經紀之事而開閣一說未爲無因其詩則信出於公也
因附記於此仍俟詳考

知有後命來奪舟公禱於順濟王願達旦至星江風陡作飽颿而駛抵吳城

山再禱於廟題望湖亭上日向午已達豫章矣遂易舟而行釋德洪石門題跋云東坡

昔自定武謫英州夜宿分風浦三鼓矣發運司知有後命遣五百人來奪舟
東坡曰乞夜播至星江就聚落買舟可乎使者許諾即默禱順濟王曰軾達
旦至星江出陸至豫章則吾事濟矣不然復見使至則當露寢浦激言未卒
風掠耳篙師升颿颿飽炊未及熟已渡楊湖泊豫章日亭午嗚呼順濟王之
威靈爲江湖之益者不可悉數獨分風送東坡南去此心日月不能老也
公舟本屬官爲料理以乞舟行狀合觀石門所記當知其說不妄矣卽此
一端已見哲宗爲德不卒有宋以來待師傳之薄未有如此其甚者也蔡伯
倫以三齡釋褐與晏殊爲仁宗伴讀而伯倫出爲更多貪鄙不法每遇彈劾
輒內出手詔曰藩邸舊臣再轉一官其後英宗神宗亦優容之俾領祠如故
蓋至是而祖宗寬厚之道剝削盡矣順濟王廟在吳城山蓋龍神也公北還
復禱於廟江上獲石碣作順過豐城舟行灘上作江西詩泊廬陵觀會安止
濟王廟獲石碣記并置廟中

所作未譜作秧馬歌章惇蔡卞張商英等以貶竄為未足復祖述羣小沈括

輩之說再肆攻擊告下落建昌軍司馬貶寧遠軍節度副使仍惠州安置七

日上惶恐灘作地名惶恐泣孤臣詩抵虔州登鬱孤臺有作過和詩斜川集題鬱孤

臺詩云澤國風煙惡平居念少游三冬霜樹少八月火雲流旅館那堪暑危臺獨覺秋遠林藏小寺虛市隔孤洲日落山銜碧江昏蜃吐樓雲峯連北斗

鳥道絕南州邱壑從茲逝軒裳豈足爾終當思范蠡歸泛五湖舟

謂斜川集失傳故其和詩不載蓋其時此集未出也本家用史例於案首載入宮師詩文事實其後兼敘子由已兼史家補傳雙傳之法至是南遷自應補載蘇過斜川集以完本案體例非查註載和詩例所可也故凡所採斜

川集和詩不列本周攬廉泉廬外亭天竺寺諸勝並有詩與俞括入崇慶院

詩之下并記於此

觀寶輪藏本集崇慶院藏經記云始吾南遷過虔州與通守承議郎俞君括其費三千餘萬前長老曇秀始作之幾於成而寂今長老惟湜嗣成之奔走

二老之間勸導經營銖積寸累十有六年而成者僧知錫也子能慙此三士之勞為一言記之乎蓋吾心許之俞君博學能文敏於從政而恬於進取數

與吾言欲棄官相從學道自處罷歸道病卒於廬陵虔之士民有巷哭者吾亦為出涕故作此文以遺湜錫使刻於十五日書彭城觀月詩本集書彭城

十八年前中秋夜與子由觀月彭城作此詩以陽關歌之今復此夜宿於顛上方遷嶺表獨歌此曲聊復書之以識一時之事殊未覺有今夕之悲懸知

有他日十七日書白居易詩本集書白樂天詩跋云唐翰光禪師自

之喜也詩寄之慶歷中先君游此山猶見樂天真跡後四十七年軾南遷過虔徒見

石刻而已紹聖元年八月十七日歸樂天原詩已載本卷天竺寺詩敘內

而敘無翰光事十九日為虔人重書孔宗翰所乞八境圖詩作後敘本集八

詳畧有不同也敘云南康江水歲歲壞城孔君宗翰為守始作石城至今賴之軾為膠西守

孔君實見代臨行出入境圖求文與詩以遺南康人使刻諸石其後十七年

軾南遷過郡得編覽所謂入境者則前詩未能道其萬一也南康士大夫相

與請於軾曰詩文昔嘗刻石或持以去今亡矣願復書而刻之時孔君既沒

不忍違其請紹聖元年八月十九日眉山蘇軾書此敘

施註附載於詩後翁方綱謂跋於石刻者也今移載於此

二十三日與王

崑翁同謁祥符宮記籤卜本集題虔州祥符宮乞籤云沖妙先生李君思聰

緣深重恐此志不遂敢以籤卜得第二籤云平生常無患見善其何樂執心

既堅固自勵勤修學教再拜受教敢有廢墜真聖殮之紹聖元年八月二十

三日東坡居士南遷至虔與王崑翁同謁祥符宮拜九天採訪使者堂下

觀妙法像實闕此言公在惠頗作齋心煉神之事蓋發端於此時也

九

月渡大庾嶺念李白之流夜郎喟然而歎題詩龍泉鐘上

詩題云昔過嶺而

南題詩龍泉鐘上遂自南雄下始興夜宿建封寺至曉登盡善亭望韶石作詩抵韶

州周超出觀英宗御書爲作頌本集英宗皇帝御書頌云嘉祐中太常博士周乘以文行選爲諸王記室宗室之賢者多

愛敬之時英宗皇帝龍潛藩邸嘗賜乘手書其家寶之臣過曲江見其孫袁州司法參軍超出以示臣謹稽首再拜爲之頌曰雲漢之章融爲慶雲結爲

甘露融而不晡結而不散以蒸冒其子孫由岑水場過月華寺遂入曹溪至南華寺禮大鑑塔並

有詩與重許觀卓錫泉作銘本集卓錫泉銘敘云六祖初住曹溪卓錫泉涌清涼滑甘瞻足大衆逮今數百年矣或時小竭

則衆汲於山下今長老辯公住山四歲泉日涌溢聞之嗟異爲作銘曰祖師無心外無學有來扣者雲涌泉落引錫指名寒泉自冽衆渴得飲如我說

法云何至今有溢有枯泉無溢枯蓋其人平辨來四年泉水洋洋烹煮濕漑飲及牛羊手不病汲肩不病負匏勺瓦孟莫知其故我不求水水則許我訊

於祖師其亦可哉辯公由未嘗至曹溪而樂再爲重許作蘇程菴銘本集

菴銘敘云程公菴南華長老辯公爲吾表弟程德孺作也吾南遷過之更其名曰蘇程且銘之曰辯作菴實林南程取之不爲食蘇後到住者三蘇既住

程則去一彈指三世十二日至聖壽寺艤舟石壁下題名石刻云蜀人蘇子

具如我說無是處巖下與幼子過同游聖壽寺遇隱者石君汝礪器之過英州棹小舟游碧落

洞作詩過同作

仍存寒崖但見懸鐘乳流水無窮瀉石門未到朱明真洞府

先看峽口小崑崙拾舟欲問桃源路安得漁人與共論趙懷玉曰紹聖元年

坡自江西赴惠州有碧落洞詩紹聖二年又有與程正輔游碧落洞詩叔黨

此詩未知作於何時歸國詩有未到朱明句即未到羅浮也此乃元年度嶺

所作何難辨別且程正輔駐韶州二年其妻壽安君病沒公與書云某限以

適居莫緣奔詣此公不能暫離謫籍明文也餘詳下

卷三十九絕案次韻程正輔游碧落洞詩條下

下洄陽峽遇吳復古於舟

中復古曰邯鄲之夢公目見而身履之亦可信矣遂別去

本集與吳秀才書云近者南遷過真

陽間見子野無一語及得喪休戚事獨謂僕曰邯鄲之夢

猶足以破妄而歸真今日見而身履之亦可以少信矣

與過同游峽山寺作詩坐淙碧軒觀瀑公欲作牖瀆為澄潭記其事

本集題峽山寺

云賦與幼子過同游峽山寺徘徊登覽想見長老壽公之高致但溪水太峻

當少留之於淙碧軒之北作一小閘瀆為澄潭使人過柳上雷吼雪濺為往

來之奇觀若夏秋水暴自可為啓閉之節用陰

陽家說寺當少富云紹聖元年九月十三日舟行至清遠縣見顧秀才極

談惠州風物之美作詩抵廣州與章綵會

南京東都事畧紹聖初章實夫從宋史其前任唐義問已罷去公既入城訪何德順則質夫早出迎游城西天

慶觀爲道士何德順記女真事

本集記廣州女仙云紹聖元年九月過廣州訪崇道大師何德順有神降其室自云女仙

也謂德元祐元年四月公敏進陳繹差知兗州詞頭狀內有陳繹知廣州日與道士何德順游德順弟何迪偷稅金四百兩一狀天慶觀今名玄妙觀餘詳後

案與過游白雲山蒲欄寺滴水巖諸勝訪安期之舊跡畱別信長老遂發

公浴日亭詩刻後跋有云得真跡於湖中嘉定辛巳祇奉皇帝祝冊

扶胥口游南海神廟登浴日亭並有詩
來謁祠下因出以壽諸石餘皆磨泐不可辨遺其名誥定此本爲宋人憑空偽作并非傳摸有自者也傍有前明湛若水所刻陳獻章和韻詩云殘月無光水拍天漁舟數點落前灣赤騰空洞昨宵日翠展蒼茫何處山顧影未須悲鶴髮負喧可以獻龍顏誰能手抱陽和出散入千巖萬壑間成化乙巳夏四月望後翰林國史檢討古岡病夫陳獻章書又跋云吾師手書浴日亭和東坡之作俾善書承差洗瀚精摹入石豎於亭上嘉靖壬寅秋七月二十四日門人前南京兵部尙書甘泉湛若水謹書

二十七日至石瀧鎮駕小舟至泊頭墟

石瀧鎮跨大江之濱

凡十五里至泊頭墟出陸又十五里至羅浮山

二十八日與過游羅浮山

憩於延祥寺

延祥寺有唐開寶間明月戒壇遺址乾隆乙卯六月誥往游羅浮題詩寺壁而去

由寺尋寶蓋峯登

陟峭岬之上入寶積寺禮天竺瑞像

本集羅浮游記公嘗至寺禮像且宿寺之中問其後久燬則不可考矣至

前明時常有異光出澗谷因得佛頂於榛莽中然未有為布金者也國朝
 唐熙間海幢僧阿字募使者劉秉權金續成全像即故址建寺寺倚峭壁若
 形家所謂挂壁燈者極秋隘而翹然拔起下臨虛無然朝雲夕霧時出沒於
 寺中不可以持久也乾隆乙卯夏嘗親至其地則寺復摧敗像亦剝落矣詔
 有登寶積寺禮天竺瑞像詩云穹龕騰木末係上驚心魂夢此寶蓋火來尋
 甘露門天竺古瑞像昔屈詩老尊我願捧佛足苔衣兩手捫誰為須達多完
 此泡電痕離離肉髻光欲復迷朝昏房頭曲突倒壁角古鼎踞獨立懸斜陽
 檻外巉雲奔公在廬山書寶積獻頌偈公夜夢寶蓋飛落出火因用其事
 寺已無居守僧見屬飲梁景泰禪師卓錫泉作品水記本集昔卓錫泉云予
 延祥寺掌其鑰而已飲梁景泰禪師卓錫泉作品水記頃自亦入推泛江沂
 峽歸蜀飲江淮水蓋彌年既至覺井水腥澁百餘日然後安之以此知江水
 之甘於井也審矣今來嶺外自揚子始飲江水及至南康江益清駛水益甘
 則又知南江賢於北江也近渡嶺入清遠峽水色如碧玉味益勝今游羅浮
 酌泰禪師錫杖泉則清遠峽水又在其下矣嶺外惟惠人喜鬪茶此水不虛
 出也卓錫泉出於斷崖磐石之上就石為闌水深數寸大若一夫可舉
 以較吾鄉卓錫亭山龍泉所謂水鏡者差大耳然日汲萬人泉無長落山中曠
 旱而水涸惟恃此泉也誥舊有梁景泰禪師卓錫泉詩云朝游南海市暮憩
 羅浮月剡巖呪鉢龍甘涼破兀突龍去儲一沕圍可兩手揭頭盆落明星水
 瓮澹寒碧郎當宛有聲卓起泉脈遙通秋河氣下疑太陰魄一瓢菩薩泉
 辨與越江別欲汲阿耨池還問廣長舌阿耨池在飛雲頂上界三峯之上嘗
 一至其地此公蹤書南漢劉銀建天華宮事本集天華宮記云天華宮在羅
 跡所未到者也

蓋等亭雲閣命中昔舍人鍾有章作記初南漢主夢神人指羅浮山之西
去延祥寺西北有兩峯相疊一洞對流可以爲宮訪之得其地又夢金龍起
於宮所遂改爲黃龍洞此地卽葛仙西菴至宋朝革命四方僭叛以次誅服
劉氏懼焉將欲潛遁羅浮爲狡兔之穴又命於增江水口鑿濠通山往來山
峒倉卒爲航舟之計開寶四年乃始端命則知劉氏爲寶宮於山間無事則
爲臨賞之樂警急則爲遁逃之所其計審矣附錄自延祥寺至黃龍洞僅數
里僞漢故宮當時尙有存者公何以不起而僅爲此文也今共故址爲道侶
所居名黃龍觀初至兩峯間有巨石橫亘於道廣數丈湛若水摩崖大書黃
龍洞三字於上赫然可觀石後爲大水簾其上兩峯高束水從中出橫廣丈
餘直瀉而下者百丈白石至簾落處約一里經行其中正練飛來冰馳雪滾
雷輒濤趨無異銀河落九天也自左一峯盤折以上直達簾頂是爲流橋池
池深不及尺而橫約五丈水自山脇來直出半里以達池口落數級一瀉滾
下爲簾池底平坦如掌其色蒼白光潔如玉生成一片中有黃黑石大於兩
湖星若一瓜置於盤者奇突可駭石上仙題石刻近已剝蝕無餘倚石而渡
葛仙石槽藥臼皆在更上爲大小石樓誥舊有詩去月落碧鷄嶺烟浮瑤石
臺截峰披錦繡飛閣冠蓬萊雷隱騰霄去雲翹控鶴來袖中雙劍氣一嘯蒼
光開萬斛珠璣吐光芒竟敵詩風吹簾欲捲雲斷客來遲白垩經天上銀河
落地垂震驚雙耳絕癡立望多時飛越簾泉頂來浮雪浪撻雲諸封薜石栝
波酌流霞風養靈通草泉滋碧奈花釵彭須盡道莫似契虛差有客瘦堂與
靈仙儻過存山禽橋藥白玉女洗頭盆蝶洞遺衣化砂林出水溫負銜吾小
試巖下驟雲根雲外雙樓迴剛林歷幾嶺老猿眠石室羣鹿
過松關日氣開珠貝天風落珮環劇憐都散漢睽眴滿塵寰

自長壽游冲虛

觀朱明耀真之天也

公游記有東北三里至冲虛之說似東南三里之南位也左欄右象結為靈境坎離既濟氣象天成其得氣以去者恒甲他

山故曰朱明耀真也觀有稚川丹竈朱明洞觀雲堂遺屐軒野人廬長生井

抱朴祠朝斗壇諸勝詩舊有過冲虛觀詩云古觀飛雲雲繞身松風和水奏

天鈞日來陽谷炎離火客至仙壇禮玉宸沆瀣坐銷中閣夜芙蓉手握四時

春此來但訪東坡老觀葛稚川丹竈稚川丹竈在冲虛觀之右誌稱稚

霞舉休教隔兩塵觀葛稚川丹竈稚川丹竈在冲虛觀之右誌稱稚

其妻鮑姑從峯頂上昇詭舊有詩云鸚峯人去留金匱到此尋真與自除但

欲平霄超跛鼈不求越艾媚靈地雨雲滌盡巫陽石風洞吹開頃刻花爭奈

劉樊差一著神朱仙者朝斗壇朝斗壇詩云青精古稱青精先生者也誌舊有

仙事業慎移家朱仙者朝斗壇朝斗壇詩云青精古稱青精先生者也誌舊有

朝紫微壇上羅星斗一壇上所獲銅龍六銅魚一壇北有洞曰朱明榛莽不

握赤龍芝黑虎登時走壇上所獲銅龍六銅魚一壇北有洞曰朱明榛莽不

可入洞中虛見離象莽莽耀真天竟絕捫藤上丹光颺遠空疑是翠靈往水

出洞中鏘鳴如琴筑水中皆蒼蒲生石上道士鄧守安有道者也訪之適出

諸案公後與廣守王敏仲書云羅浮山道還坐遺屐軒鄧守安有道者也訪之適出

士鄧守安字道立山野拙訥然道行過人還坐遺屐軒鄧守安有道者也訪之適出

來羅浮蹤跡靡定一日觀中網得雙燕姑峯方飲酒會進士許毅來游

則觀屐也因建遺屐軒鮑姑即觀之女望麻姑峯方飲酒會進士許毅來游

呼與飲

東坡亭適當勝處語嘗於夏日解衣盤礴其中軒窗洞爽巒翠全入

山腰樹脇晴雲堆壘如絮銀光炫目不知赤日之在頂徒倚久之惟聞鳥語

蟲喧與泉流答響不覺陶然入化俄有不識者一人來自稱東莞蔡生能詩

合誦所業亦頗豪可喜因拉與森飲達旦就題其亭上云亭前水石方單道

交琴筑鏘然鳴憶公訪道立來此聆清聲我亦呼許穀飲到朝霞藉

開石室已不知所在為書道開傳留沖虛觀中

於東晉又皆隱於羅浮使稚川見道開必有述焉而抱朴內篇皆不及道開

豈稚川化時道開尚未至羅浮也稚川乞岫嶠台游南海遂入羅浮按本傳

在外平三年以後相去蓋三十餘年必稚川先化也紹聖元年九月始予至

羅浮問山中則道開無復遺跡矣亦不知石室所在獨蓄此傳遺沖虛觀

道士鄧守安以遂還寶積寺宿於中閣夜大風觀山燒甚壯二十九日記羅

備山中逸事

浮異境本集記羅浮異境云有官吏自羅浮沖虛觀游長壽中路觀見道室

有朱真人朝斗壇近於壇上徙銅龍六銅魚一唐有夢晉新宮銘云紫陽真人山玄卿撰又有蔡少霞者夢遺書碑題云五雲閣吏蔡少霞書

書此記不皆羅浮事蓋公時欲作羅浮詩乃隨意集此各事作詩材耳備村既備詩輒隨手而成故詩中所使事不出此也但增入子由叔黨作一家言耳至集異記載蔡少霞夢中書碑即山玄卿所撰之新宮銘本屬一事公所記分撰文書碑二層記與詩並未誤也後人以此記分註詩下與原有鐵橋石柱煙虎巡山之語均謂之公自註其蔡少霞夢遺書碑一語又以魚車瑞雲傲句作碑文以實之遂與山玄卿良常西麓之文分作二事查註不知公別有記記無魚車之文而乃繁言引取謂公譌陳幼霞為蔡少公還舟憩於霞合註從誤今仍存公自註以備兩考惟當刪其妄增者而已

花光寺 此入羅浮山誌云西南山麓有古寺一間名華手形勢壯麗凡游者道從古花光作游羅浮記本集游羅浮記云紹聖元年九月二十七日東坡公遷寺也

祥寶積寺禮天竺瑞像飲菜僧景泰禪師卓錫泉品其味出江水上遠甚東三里至長壽觀又東北三里至沖虛觀觀有葛稚川丹竈登朱仙者朝斗壇親壇上所獲銅龍六銅魚一壇北有洞曰朱明棿葬不可入水出洞中鏘鳴如琴筑水中皆菖蒲生石上道士鄧守安率道元有道者也訪之適出坐遺屣軒望麻姑峯方飲酒進士許穀來游呼與飲既醉還宿贊積中閣夜大風山燒壯甚有聲晨粥已還舟憩花光寺從游者幼子過巡檢史珏寶積長老齊德延祥長老紹沖沖虛道士陳熙明山中可游而未暇者明福宮石樓黃龍洞期以明年三月復來又與張文潛書云羅浮曾一游每出勞人不如閉

戶之有味也歸公後欲復游并作詩示過過和詩斜川集和大人游羅浮

不果前載游跡皆記中次敘也京學道豈厭遲世間出世無兩得先使此路荒承明謫官羅浮定天意

不涉憂思那長生海涯莫驚萬里遠山下幸足五畝耕人生露電非虛語大

椿固已悲老彭蓬萊方丈今咫尺富貴敝屣孰重輕結茅願為麋鹿友無心

坐伏豺虎瘴况公方瞳已照座奕奕神光在天庭出青入元二氣換妙理默

契黃庭經但願他時仇池主不願更勒燕然銘稚川刀圭儻發羅陽推官程

可得簪組永謝漢公卿腹中梨棗晚自成本無荆棘何所平發羅陽推官程

天侔來謁本集後與程全父書云去歲過治下幸獲接奉別後有闕上問長

見年譜以合書中過治下語似其時官於石灘羅陽間也自廣至惠途間設

官者惟此二處然無從詳考公渡海後藉有天侔父子鄭靖老由海舶饒致

酒米藥物傳遞家信於是過率兩房居惠諸有依託十月二日到責授軍

惠僮聲息稍通靖老本舊契天侔則識之患難中也本集謝表云先奉告命

節度副使惠州安置不得簽書公事貶所進上謝表落兩職追一官以承議

郎知英州軍州事續奉告命責授臣寧遠軍節度副使惠州安置已於今月

二日到惠州公參訖者仁聖曲全本欲界之民社羣言交擊必將致之死

尚荷寬恩止投荒服伏念臣性資褊淺學術荒唐但信不移之恩遂成難赦

之咎迹其狂妄久合誅夷方尚口乃窮之時蓋擢髮莫數其罪豈謂天幸得

存此生伏遇皇帝陛下念臣老死無日不足誅鋤明降德音許全餘息故使

厯值之馬猶獲蓋幘殿祿之牛得違刀几臣敢不伏膺嚴訓託命至仁洗心

自新沒齒無怨初到惠州寓居合江樓作詩按臨所居公到日有司待以殊禮誓請

居之故於十八日移居嘉祐寺其明年三月十九日重遷合江樓者乃提刑

程正輔至惠請公居之程必關白其餘也至三年四月二十日再遷嘉祐寺

者以程罷去之故據公與程正輔書歷歷可查註以正輔按惠不能確指

某時將施註原編公與唱和諸詩類例折改會編一處合註從誤殊不知此

十詩並有次敘可考悉以繫之合江樓去來也今李安正出守蒼梧枉道來

已改編諸詩詳晰分註特標明於此為提綱云

訪蘇過斜川集云先君子謫羅浮蒼梧十三日與侯晉叔渾汲游大雲寺野

飲松下設松黃湯作浣谿紗詞寺野飲松下設松黃湯調寄浣谿紗詞云羅

襪空飛洛浦塵錦袍不見謫仙人攜壺籍草亦天真玉粉輕黃千歲藥雪花

浮動萬家春醉歸江路野梅新公後與程正輔書侯晉叔實佳士頗有

文采氣節恐兄歸闕此人不當遺也其晉叔之可表見者如此渾汲不再見

然如龍川與宰程鄉博羅河源各令並皆依託末光而獨遺歸善令則斯歸

善簿者亦既幸矣又據歸善縣十八日遷居嘉祐寺歸善縣志云嘉祐寺宋

志大雲寺在邑治西八十里

武二十四年并於永福寺今城隍廟頽備倉其故址也

府爲水西嘉祐寺在歸善縣城內爲水東城沿江一面跨山爲之據公記松

風亭云仰望亭亭尚在木末足力疲乏是亭在山上也又題嘉祐寺云始嘉

嘉祐寺松風亭杖履所及雜犬皆相識是寺與亭相及亦傍山也故又有明

年遷於合江而失幽深窈窕之語詰嘗屢至其地訪求亭寺遺跡窈無衷緒
縣志與本集似不合但明初尚用儒者實有毀佛之事如廣州淨慧寺改永
豐倉乃洪武六年事偏犁之者無算其後燕王棣反妖僧二十日作思無邪

姚道衍

報以秦坑亦可慨矣誌非無因之說仍俟詳考

齋贊

本集思無邪齋贊云飲食之精草木之華集我丹田我丹所家我丹伊
何給承丹砂客主相守如巢養鴉培以戊己耕以赤蛇化以丙丁灌以

河車乃根乃棟乃實乃華竇煉於日赫然丹霞夜浴於月皓然素苑金丹自
成曰思無邪此贊信筆直書不加點定殆是天成非意造也紹聖元年十月

二十日歸公是時一意修養故自信二十二日書白樂天廬山草堂事本
其說如此已兆於祥符官之籤卜矣

書事不能兩立云白樂天作廬山草堂蓋亦燒丹也欲成而爐鼎敗明日忠
州刺史除書到乃知世間出世間事不兩立也僕有此志久矣而終無成者

亦以世間事未敗故也今日真敗矣書曰民之所十一月作贈朝雲寄虎兒
欲夫必從之信而有徵紹聖元年十月二十二日

詩二十三曰書玉川子詩論李忠臣事本集題跋云玉川子月賦詩歲星主
無衣巾詳味此句則董秦當是無功而享厚祿者董秦李忠臣也天贊未饒

將屢立戰功考其終始非無功而享厚祿者不知玉川子何以有此句紹聖
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松風亭下梅花盛開公念關山路上細雨梅花之感

作詩既又念羅浮山下梅花村之勝復和前詩得桂酒方於海上釀成而玉

色作桂酒頌刻其法藏石羅浮鐵橋下

木集桂酒頌敘云吾謫居海上法寓

者以桂酒方授吾釀成而玉色香味超然非人間物也東坡先生日酒天祿

也吾得此豈非天哉故為之頌以遺後之有道而居夷者其法刻石置之

羅浮鐵橋之下非忘世求道者莫至焉其詞曰中原百國東南傾流膏輪液

歸南溟祝融司方發其英沐日浴月百寶生水娠黃金山空青丹砂晝晷珠

夜明百卉甘辛角芳馨旃檀沈水乃公卿大夫芝蘭士蕙蘅桂君獨立冬解

榮無所攝畏時靡爭釀為我醪淳而清甘終不壞醉不醒輔安五神伐三彭

肌膚渥丹身毛輕冷然風飛罔水行誰其傳者疑方平敬我常作醉中醒益

公題跋云東坡自海南歸文章翰墨所謂毫髮無遺恨波瀾獨老成者桂酒

頌其一也紹熙五年四月五日故人徐思叔赴曲江幕官攜以相示敬題其

後他日或呈似韓使君刻石真九成臺銘之側亦奇事也周必大子充甫

此文以岐黃家說發出奇想實以文為戲耳益公推重若此可見公名節

之重莫盛於南宋時也九成臺石刻久已烏有嘉慶壬戌癸亥間在韶年餘

嘗欲錄本刻寶臺上會有風鶴之警與詹範作桂酒詩十二月花落復和前

為塵勞所牽竟以不遂至今為恨矣

韻十二日與過游白水山佛跡院浴於湯池觀懸水夜出金雞渡泛月而歸

作記本集白水崑游記云紹聖元年十二月與幼子過游白水山佛跡院浴

於湯池熱甚其源殆可以熟物循山而東少北有懸水百仞山八九折

折處輒為潭深者縫石五丈不得其所止雲濺雷怒可喜可畏水涯有巨人

跡數十所謂佛跡也暮歸倒行觀山燒壯甚俯仰度數谷至江上月出繫棧

中流掬弄珠璧到家二鼓矣復與過飲酒食餘甘煮菜顧影頽然不復能寐也書以付過詩紀年錄十二月十二日與過游白水山作記語自乙卯六月發軔名山意將兼攬白水及後屢過惠州並以事牽不果凡越一十有九年此願始償謹以所得次於公後嘉慶十有八年癸酉八月一日重至惠州寓於公所居之思無邪齋六日邪刻飭僕放舟候於博羅界之金雞渡口乃挈二奴攜一琴一酒控騎進發凡越牛原羊隴蕪林薯坂者二十五里至白水山尋所謂湯泉者在一波之側大約五尺熱如沸瀋傍無斃石爲沙土所淤可以築而爲池由陂登一岡循岡而東漸高凡半里至白水窟崑自半空陡下疊三潭如級三潭之上各有崩崖峭壁十餘丈其水自半空來分數十道縱橫飛舞此鉢彼激轟投上潭又越潭跳盪崩注崖壁而落聚於中潭復滾流奮迅激射四散而落漚爲下潭每潭縱約數畝皆牽礫自成石闌環抱爲湖其水至清而深不見底龍之窟宅在焉初自山趾仰望僅見下潭飛水乃策杖履水中亂石而渡跌坐石闌之上卽公所謂潛鱗有饑蛟掉尾取渴虎處玩弄良久以爲奇勝盡於此矣及自山之左股盤折而上漸見中潭登其巔闐然奪目而三潭飛瀑上下縱橫激射勢如蛟螭百萬盤空鬪舞電火來驅逐隊滾淵墮壑敗殘鱗甲紛佈滿天頃刻地翻雪窖雷斧冰山也惠人呼此爲龍洞坑而泉曰熱水湖問以白水佛跡之名茫然不知湯泉舊在院中亦無院址餘皆黃茅土壠彌望蕭然而已由泉而南行三四里有荒籬叢棘簇小屋十數家博羅縣緝格榜焉乃知爲湯村村有翁卽潭之委沿谿度谷蓋屋二十里出口名金雞渡外卽大江也乃捨騎登舟而月鈞西掛矣自渡沂江而上約二十里至惠公所云度數谷至江上繫棧中流到家二鼓卽此路也自渡順流而下約十里至博羅縣公後與程正輔自惠同游

白水而送至博羅并作白山水佛跡院湯泉詩

亦從金雞渡出乙卯六月誥自羅浮九天觀取道試劍石過湖鎮城渡大屏山凡

九十餘里以至博羅寓於北門外之登峯講院象頭則綿延於其東北羣峯

障天瘦於削玉蓋相去者三十餘里而羅浮諸峯不復見矣時方自飛雲頂

還告休於登峯者幾兩旬象頭白水日在閣下而炎熇正酷不能再往因作

望白山水懷東坡先生詩今親入此山乃知詩無一字可當此題始錄於此

以識二十年嚮往之誠云玉並峯寒入品題羣山如水赴榕窳欲隨靈象尋

芝尤中有飛鴻躡雪泥掛角曾會雲朵窈浮嵐過同作泉詩云世間詭異

不可話地中火出連岡脈只知驪山天子浴未信窮海湯泉出方池不須緣

石藜小沸自與澄沙白涓涓微瀉架巖谷郁郁佳氣蒸石室滿山松柏香自

送何用椒蘭薰四壁從來佳境與人遠野老山僧那解說雖云得題秧馬歌

地古招提未遇賞音同汨沒一篇今得謫仙詩當與繡嶺爭雄雌題秧馬歌

後本集題秧馬歌後云吾嘗在湖北見農夫用秧馬行泥中極便頃來江西

行水上以板薦之以曲木支腋下一蹴輒百餘步意殆與秧馬類歟耶復記

之異日詳問其狀以告江南人也鵝公題秧馬歌凡四則此其第一則也

本集為第四自嘉祐寺縱步松風亭休於路隅作記

則今首編於此自嘉祐寺縱步松風亭休於路隅作記

寺縱步松風亭下足力疲乏思欲就牀止息仰望亭宇尚在木末意謂如何

得是良久忽曰此間有甚麼歇不得處由是心若掛鉤之魚忽得解脫若人

悟此當恁麼時
也不妨熟歇
江岸有盤石小潭可以垂釣作江郊詩
詹範攜酒過嘉祐寺

復和桂酒韻詩寄曹輔書
本集與曹子方書云奉別三年奔走南北不暇奉

服食芬月遂盡之到惠州又避中領
手書懶廢益放不即裁謝死罪死罪
吳昆仲自潮陽專使餽遺答書
本集與

書云近者南遷過真陽問見子野且許過我而歸自到此日夜望之忽得來
教乃知子野尚在北不遠當來赴約也長書稱道過實讀之赧然所論孟揚

申韓諸子皆有理詞氣條然又以喜子野之有佳子弟也然昆仲以子野之
故雖未識面懸相喜者則附遞一書足矣何至使人留足遠來又致酒麵海

物勃子等僕豈以口腹之故千里勞人哉感愧厚意無以云喻過廣州買得
檀香數斤定居之後杜門燒香閉門清坐深念五十九年之非耳今分一半

非以為往復之禮但欲昆仲知僕汎掃身心澡淪神氣兀然灰槁之大畧也
又與吳子野書云令子秀才辱長箋之賜辭旨清婉家法凜然欽味不已老

拙何以為謝
吳秀才名寄子由書
本集與子由書云惠州市井寥落然

花仲詳後案歸風賦條下
寄子由書
猶日殺一羊不敢與仕者爭買時獨

屠者買其脊骨骨間亦有微肉熱煮漉出不乘熱出則抱水不乾漬酒中點
薄鹽炙微煨食之終日快刷得銖兩於肯綮之間意甚喜之如食齏盤率數

日輒一食甚覺有補子由三年食堂庖所食芻豢沒齒而不得肯豈復知
此味乎戲書此紙遺之雖戲書實可施用也然此說行則衆狗不悅矣
夜錄潤州道上詩以付過
本集書潤州道上行歌野哭兩堪悲一首跋云僕

蘇州守歲錄行過
乃二首之一今編十一卷內公書此詩蓋有所感也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總案卷三十八終

武林韻山堂王氏藏版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總案卷三十九

仁和王文誥見大南課 男霖圻覆較

誥案 紹聖二年乙亥

分畫地界九月大享明堂大赦天下十月鄭雍罷許將

尚書左丞蔡卞尚書右丞十一月安燾罷

正月二日讀韋應物寄全椒道士詩有今朝郡齋冷忽

念山中客遙持一樽酒遠慰風雨夕句乃以酒一壺和寄羅浮鄧守安程之

才按廣州欲通問而未便也侯晉叔爲先之

國夫人姪於公爲表兄又姊婿

也據公乳母任氏墓志云乳亡姊八娘卽正輔妻也以事舅姑不得志卒宮

師痛女之故作族譜亭記遂與正輔父子絕此皇祐五年癸巳事也時公年

十八自是與子由共絕之者凡四十二年遵治命也其怨隙各事已詳載卷

一總案族譜亭記條下至是章惇蔡卞以公與正輔有先世宿怨特用爲本

路憲使之甘心提刑向駐韶州公既過韶正輔亦到任二年正月按臨五

羊雖未通問而正輔必至惠誠難處事也因託侯晉叔致詞相與釋憾

程之才書

本集與程正輔書云使旆留番厠侯長官來伏承傳誨意旨甚厚

昔人以三十年爲一世今吾老兄弟不相從四十二年矣念此令人悽斷不

知兄果能爲弟一來否又覆書云承諭感念至泣下老弟亦免如此蘊結之

懷非一見終不能解也體弱老弟亦免如此十二日為徐彥和書黃庭堅跋

句正輔有無限解釋在內今莫得而詳矣本集跋遠近景圖云舟未行而風作固不當行若中途遇風不盡

三畫圖後力牽挽以投浦岸當何之耶晉直怪舟師不善預相風色可也非

費師之罪又北齊校書圖云此畫本出國手止用墨筆蓋唐人所謂粉本而

近成畫師乃為賦彩故不為晉直所取然其實善本也又右軍所贈圖云謝

安石人物為江左第一然其為政殊未可速少意作書譏誚殆欲痛哭此所

謂君子愛人以德者以紙五十萬與桓溫何足道此乃史官之陋而魯直亦

云爾何哉余在惠州徐彥和求余跋尾書十三日督東臯子傳後木集跋東

此以發千里一笑紹聖二年正月十二日十三日督東臯子傳後木集跋東

予飲酒終日不過五合天下之不能飲無在予下者然喜人飲酒見客舉杯

徐引則予胸中為之浩浩焉落落焉酣適之味乃過於客閑居未嘗一日無

無病而心無憂我則無是二者矣然人之有是者接於予前則予安得全其

樂乎故所至當蓄善藥有求則予之而尤喜釀酒以飲客或曰子無病而多

蓄藥不飲而多釀酒勞己以爲人何也予笑曰病者得藥吾爲之體輕飲者

困於酒吾爲之酣適蓋再以待詔何所樂但美醞三升殊可戀耳今嶺南法不禁酒

靜問曰待詔樂乎曰待詔何所樂但美醞三升殊可戀耳今嶺南法不禁酒

予既得自釀月用米一斛得酒六斗而南雄廣惠循梅五太守間復以酒遣

予畧計其所獲殆過於東臯子矣然東臯子自謂五斗先生則日給三升救

口不暇安能及客乎若予者乃有二升五合入野道士腹中矣東臯子與仲

長子光游好養生服食預刻死日自爲墓誌予蓋友其人於千載或庶幾焉

紀年錄是年正月十三日書東臯子傳後醫藥守章既醒以飲客復為藥

竊思守詹範循守周彥質梅守譚文初惟南雄守無考既醒以飲客復為藥

以施病者真得古聖賢救人之意當為作題首一篇寄去古人作明目方皆

先養腎水而以心火暖之以脾固之脾氣盛則水不下泄心氣下則水上行

水不下泄而上行目安得不明哉孫思邈用磁石為主而以朱砂神健佐之

豈此理也夫安常博極羣書而善窮物理當為俟思之是否一報又與徐十

二書云今日食養甚美念君臥病本草齊和肝氣明目凡人夜則血歸於肝

肝為宿血之臟過三更不睡則朝巨面色黃燥意思荒浪以血不得歸故也

若肝氣和則血脈通流津液暢潤瘡疥於何有君今患瘡故宜食養若知此

味則陸海八珍皆可鄙厭天生此物以為幽人山居之祿輒以奉傳不可忽

也又與孫運勾書云脾能母養餘藏故養生家謂之黃婆司馬子微著天聰

子獨教人存黃氣入泥丸能致長生太倉公言安穀過期不安穀不及期以
此知脾胃寧固百疾不生近見江南老人問其所得初無異術但云平生習
不飲湯水耳脾胃惡澀飲少胃強氣盛液行自然不澀雖冒暑遠行亦不念
水此可謂至言不繫曼叔比得腫疾皆以利水藥去之中年以後一利一衰
豈可數乎陳彥升少得此病服商陸防己之類皆不効服金液丹灸臍下乃
愈此亦固胃助陽之意也但火力外物不如江南老人之術爾薑桂辣藥例
能脹肺多為腫媒不可服告之為佳也又與程正輔書云兼寄佳釀川芎大
濟所用物意兩重增感激也廣州多松脂閩南營買用桑皮灰煉得甚精因
話告求數斤仍告正輔與買生者十斤船上硫黃亦告為買通明者數斤欲
以合藥散鐵爐煅可作時羅夾子者亦告為致一副中樣者三物皆此中無

有一也又與王敏仲書云治瘴止用薑葱豉三物濃煮呷無不効者而土人
不作豉又此州無黑豆聞五羊頗有乞爲致三碩得作豉散飲疾者不罪不
罪公之言醫始於密州讀仁宗所頒惠民濟衆方輒榜以便民後在黃
州與龐安常善遂究心此道而帥杭則有病坊之設至是竟以施藥爲事矣
後復勸王敏仲行於廣州且治孫思邈千金方在海南則講求嘉祐本草尤
以醫藥爲用殆北歸止於虔州則日攜藥囊以出遇有疾者親爲疏方發藥
欣然如有所得蓋其利濟之心出於天性所謂一息尚存不十五日詹範移
容少懈者也因約舉其在惠以前各書之言醫者並著於篇十五日詹範移
廚傳過公旣去賈道士來索酒作詩詩有使君置酒罷簫鼓轉松陵狂
人也十六日方讀東臯子傳譚文初送酒至書以寄之本集跋所書東臯子傳
也六日方讀東臯子傳而梅州送酒適至獨嘗一椀徑醉遂書此以寄譚使君
譚公金剛經跋云譚君文初以念親故孝慈忠信內行純備卽其人也
二十四日與過賴仙芝王原僧曇顙行全道士何宗一遊羅浮道院飲樓禪
寺和過韻斜川集正月二十四日侍親游羅浮道院樓禪山寺詩云淡雲曉
先逝桃李已青枝落花空覆初涼風稍可愛習習來衣袂赤日雖未苦炎炎
遇裘毳道人疑有道羽服襟裳弊屨屨無煙舍糗聊卒歲空階指華嶽破
屋緣薜荔拄杖挑箬蕨折柳樊蘭蕙居夷信何陋卽此可遁世敢師浴二十
平沂不數山陰襖人生行樂耳四海皆兄弟何必懷故鄉吾駕隨所稅二十

六日野步嘉祐寺東南有野人家雜花盛開扣門求觀感歎有作二月與許

毅野飲湖上寄參寥詩十一日作陶淵明東方一士詩跋本集書淵明東方一士詩後云此

東方一士正淵明也不知從之游者誰乎若了得此一段我即淵明淵明即

我也紹聖二年二月十一日東坡居士飲醉食飽默坐思無邪齋兀然如睡

既覺寫淵明詩一首示兒子過淵明此書淵明東方有一士被服常不完全

文非嘗所和詩也查註作和東方有一士詩之公自註改跋作寫和淵明詩

一首已經合註駁曹輔赴廣西憲枉道來訪本集與曹子方書云某得罪幾

正今據本集分載曹輔赴廣西憲枉道來訪二年矣公別後微疾盡去想今

亦康佳養生亦無術獨寢無念神氣自復前與曹子方書乃初到惠州

所作有與子方三年未見之語此書作於是年秋冬亦已相晤是子方赴廣

西且至惠州也十九日攜白酒鱸魚過詹範食槐葉冷陶作詩答陸惟忠書

當為春中事本集與陸道士書云別來歲月及爾許也涉世不已再展憂患但知自哂爾

感君不遺手書殷勤如此喜慰之極惠州百凡不惡杜門養病所獲多矣念

君棄家求道二十餘年不見異人當得異書見許今春相訪果能踐言何喜

如之世外之道胎息為本嵇中散云守之以一養之以和理日濟同乎大

順然後蒸以靈芝潤以醴泉晞以朝陽緩以五絃僕今除五絃不用外其他

舉以中散為師矣適飲桂酒一柸醺然徑醉作書奉答桂酒乃仙方也釀桂

而成盎然玉色非人間物也足下端為三月二日宜興卓契順徒步來惠致

此酒一來有何不可餘惟善愛不宣

守欽寒山十頌及錢世雄所達邁書

本集書錄去來詞贈卓契順云紹聖二年三月二日卓契順至惠州

順宜興人學佛於蘇州定慧院守欽公與守欽無素蓋錢濟明四日與詹範欲為邁致家書而守欽因以通問時濟明復官吳中也餘詳後

柯常林林王原賴仙芝游白水山佛跡院浴於湯池

羅浮山誌唐庚佛跡石記云巨人跡若干長三

肘量潤稱之在湯泉之東瀑布之西散印於巖石之下深者二寸許又湯泉記云白水山佛跡院中湧二泉其東所謂湯泉其西雪如也二泉相去步武間而東泉熱甚殆不可以觸指

歸旣歸聞過誦陶淵明歸園田居詩遂次其韻適參寥專使至書以寄之發

陳慥書止其來惠作書

本集與陳季常書云惠兵還辱得季常手書累幅審知近日尊候安勝擇括等三鳳毛皆安為學日益喜

恩無量賦到惠將半年風土食物不惡吏民相待甚厚孔子云雖蠻貊之邦行矣豈欺我哉季常安心家居勿輕出入老劣不煩過慮決須幅巾草屨相從於林下也亦莫遣人來彼此鬚髯如戟莫作兒女態也在定日作松醪賦一首今寫寄擇等庶以發後生妙思着鞭一躍當撞破烟樓也長子邁作吏頗有父風二子作詩騷殊勝咄咄皆有跨窻之興想季常讀此捧腹絕倒也

破章邯時也自山中歸來得書燈下裁答信筆而書紙盡乃已

作天竺海月真贊

本集若海月辯公真贊敘云錢塘佛者之盛蓋甲天

下道德才智之士與夫妾庸巧僞之人雜處其間號為難齊故於僧職正副之外別補都僧正一員簿帳案牒奔走將迎之勞專責正副以下而都師總領要譽實以行解表衆而已然亦通號為僧官故高舉遠引山棲絕俗之士不屑為之惟清遠端雅外涉世而中遺物者乃任其事蓋亦難矣余通守錢塘時海月大師惠辯者實在此位神宇澄穆不見愠喜而緇素悅服予固喜從之游一日師臥疾使人請余入山適有所未暇旬餘乃往則師之化四日矣遺言須余至乃闔棺跌坐如生頂尚溫也余在黃州夢至西湖上有大殿榜曰彌勒下生而故人辯才海月之流皆行道其間師沒後二十一年余謫居惠州天竺淨惠師屬參寥子以書遺余曰檀越許與海月作真贊久不償此願何也余矍然而起為說贊曰人皆趨世出世者誰人皆遺世世誰為之爰有大士處此兩間非濁非清非律非禪惟是海月都師之式庶幾見之衆縛自脫我夢西湖天宮化城見兩天竺宛如平生雲披月滿遺象在此誰其贊之惟**程之才**將至惠州本集與程正輔書云專人至承賜發累幅此履東坡子**程之才**將至惠州本集與程正輔書云專人至承賜發累幅此履正輔第二次專人書計以春夏蓋公杜門本集與程正輔書云某獲譴至重欲先按別郡而到惠則三月初也公杜門到此旬日杜門自屏良以近臣得罪省躬念咎不得不爾老兄到此恐亦不敢**遣過**往迎江上本集與程正輔出迎若以骨肉之愛而屈臨之餘生之幸也**遣過**往迎江上本集與程正輔未子晦菴題跋云元豐間西南夷與疆吏怒且生事眉山任師中守濠州曰不可與較以恩信撫柔之已聽命矣而部使者壞其約以邀功師出屢敗天子震怒將吏皆伏誅使者懼并及反誣師中以幸免事下有司雜治未竟而

師中沒其子三訴於朝卒不得伸今其家藏兩蘇公文記詩篇甚衆而於
事尤反復致意焉公留示任師中詩有知君坐受兒女困每詆權正輔
也朱子所稱部使者卽正輔蓋其時程氏子孫猶貴顯且附權要故不敢直
書其名也師中乃鄉曲先達名德長者而正輔陷之如此其中匠謝正輔
之所尚因以指使嶺南公雖已通問究未測其心故杜門也本集與程正
書七十通先後錯亂多謬轉不可辨反覆屢讀久乃漸通其故蓋自乙亥以
訖丙子年餘之間公在惠事實及與正輔唱和往還蹤跡悉在其中前後次
敘井然不亂其書漸由疎而入密而所與詩亦然因理出次敘逐事分載并
記於此七日之才來視公相得極歡前卻盡釋公以四日與惠守詹範博
在五六兩日則詹範不能遠出而林抃且回博羅矣正輔當以七日来雷惠
十日鞠獄既畢當以十六日去公送至博羅其歸在十八日至十九日還合
江樓逐日遞接八日餽遺甚厚本集與程正輔書云昨日辱臨款語傾盡感
必不可移易矣頃面謝人公赴行衙報謁會於合江樓之才飭有司請公仍居於是論其先
還不宜世遺澤乞公爲記九日撰外曾祖程公逸事本集書外曾祖程公逸事云公
里蜀平中朝士大夫憚遠官闕選土人有行義者攝公攝錄參軍眉山尉有
得盜蘆菴根者竄竊而所持刃誤傷主人尉幸賞以劫聞獄掾受賂掠成之
太守將慮囚囚坐廡下泣涕衣盡濕公適過之知其冤昨謂盜曰汝冤盍自
言吾爲汝直之移獄公既直其事而尉持爭不已復移獄竟殺盜公坐逸囚

罷歸不及月尉掾皆暴卒後三十餘年公晝日見盜拜庭下曰尉掾未伏
公而決公壽盡今日我爲公荷擔而往暫去卽生人天子孫壽祿朱紫滿門
矣公具以語家人就寢而卒軾幼時聞此語已而外祖父壽九十舅氏始貴
顯壽八十五曾孫皆仕有聲同時爲監司者三人玄孫宦學益盛而尉掾之
子孫微矣紹聖二年三月九日軾在惠州讀陶潛所作外祖孟嘉傳云凱風
興泉之思實鍾厥心意悽然悲之乃記公之逸事以遺程氏庶幾淵明之心

也之**才江行有桃花源之作出以示公爲和江行見桃花詩**本集與程正輔

書想已達韶桃花源詩再蒙頌示誦詠不能釋手

源詩以寄乃別後事則其出初作以示公因以索和乃相見時事矣查註改

置於後合註從誤今重定

爲第一首改編餘詳後

詹守亦知懼厲精也

違條害民建立營房諸難爲之事公建議使行之皆一一如所教而提轉亦

無有扞格之者正以其健故

了得也惟在善馭之而已

十三日書桂酒頌桂酒頌後云僕眼五十後頗

昏今復瞭然天意復令見子由與平生故人耶

順行公有小字本桂酒頌寄繼濟明當卽十三日所書者其後病歸毘陵尚

爲濟明跋桂酒頌見於濟明之說卽此

本也紀年錄蓋本諸石刻必無誤矣

十六日追餞之才於博羅香積寺

下溪水聞而落之可作碓磨公使縣令林林成之羅浮道士鄧守安來謁共

議建橋事是夜之才行

公追餞正輔至博羅賦別晉字韻第二首云忽

欲繫白日留君顏據此詩合觀後書則是日餞正輔鄧守安實十七日病酒

在座其後公用守安策建船橋正輔實主其事蓋肇端於此矣

為林抃留一日復與守安會道士所聞別無異者方欲邀來郡中款問也

八日作追餞管字韻二篇寄程之才

本集與程正輔書云某別時欲過數日

笑翻公追餞正輔表兄至博羅賦詩為別管字韻二詩乃此時作查註并

顛倒於後合註從誤今重定為第二第三首改編考見後遺卓契順審中

作游香積寺詩公以送程正輔始至香積寺使作水磨其後復送正輔

註原編以和正輔江行桃花追餞二管字韻游香積寺四詩悉置二月十九

日詩前固誤然能以游香積寺詩系於追餞二詩之後倘不失送正輔之蹤

跡也查註取凡公與正輔唱和詩雜亂并編於後獨遺此詩仍置二月十九

日詩前合註仍之尤誤又紀曉嵐論此詩云水磨是利民正事縣令督成頗

為鄭重不得以游戲了之後半語雖工而意則未協考詩敘云可轉預輪舉

四杵乃公使林抃作以濟寺僧者故日給而有餘若以四杵之米指為利民

正事是浮屠家皆能以一鉢餉五千人矣遂謂本集與程正輔書云諸居窮

所論甚謬至定為濟僧之說後有專條遂謂本集與程正輔書云諸居窮

勞以成十日之會惟此恩義如何可忘別後不免十九日遷合江樓本集遷

牢落竊惟會懷亦悵然也某到家無恙不煩念及十九日遷合江樓本集遷

居詩敘

云二年三月十九日復遷於合江樓又與南華重湖書云程憲近過此社來皆款又遷居行衙極安穩有樓臨大江極軒豁也

始重遷合江樓後書中程之才和公餞別管字韻二篇并寄一字韻之作戲和之才一

字韻詩韻戲和正輔一字韻詩施註原編不載查註據外集類編與正輔

契順作程之和定慧守欽詩以付卓契順臨發乃取而焚之本集與錢濟明書云恨定慧欽

老早世兒子迨道其化於壽州時甚奇特乃知小人能壞其衣服耳舊有詩

八首寄之已寫付卓契順臨發乃取而焚之蓋亦知其必厄於此等也

守欽參寥被陷還俗乃公渡書歸去來詞以寵其行本集書歸去來詞贈卓

由在高安各以一子自隨餘分寓許昌宜興嶺海隔絕諸子不聞余耗憂愁

無聊蘇州定慧院學佛者卓契順謂適日子何憂之甚惠州不在天上行即

到耳當爲子將書問之紹聖二年三月二日契順涉江度嶺徒行露宿僮仆

來惠州若有求當走都下矣苦問不已乃曰昔蔡明遠鄱陽一校耳頗魯公

絕糧江淮之閒明遠載米以周之魯公憐其意遺以尺書天下至今知有明

蘇文忠公詩扁注集或卷三十九

號稱卓行契順亦託此以傳真可敬覆錢世雄書本集與錢濟明書云遠蒙

哉已垂歲除前十日書於南昌郡齋寫數紙公可取一閱也寄惠白尤極所欲

契順者又可奇也無以答其意與寫數紙公可取一閱也寄惠白尤極所欲

得賤格甚高想見風裁回信惟紫團參一板疑可以奉親故不以微鄙為愧

也兩兒子曾拜見否凡百想有以訓之嶺南家家造酒近得一桂香酒法釀

成不減王晉卿家碧香亦謫居一喜事也有一頌親作小字錄呈勿示人千

萬千再為卓契順作程之才書本集與程正輔書云桃花源詩再蒙頒示管

亦人所不逮也某十九日遷入行衙因蘇州卓行者奉問不宜又云蘇州錢

倅借一行者契順與宜興通問萬里勞人甚愧其意因令附此書或畧賜照

晉幸甚前考江行桃花詩之註即從此書摘出與正輔寄和菅字及作

一字韻皆三月事後有十九日遷入行衙句作證是和江行見桃花一詩追

錢菅字韻二詩又和一字韻一詩二十三曰為惠誠作吳越名僧記本集書

凡四篇皆當編於三月無可疑矣

云參寥子世所知獨其詩文所不知者蓋多於詩文也獨好面折人過失徑

山長老維琳行峻而通文麗而清予以琳嗣寧杭州圓照律師志行苦卓教

法通洽晝夜行道自辯才歸寂道俗皆宗之淨慈楚明長老自越州來始有

旨召小木禪師住法雲寺杭人憂之曰木去則淨慈眾散矣余乃以明嗣事

眾不散益千餘人蘇州仲殊師利和尚能文善詩及歌辭皆操筆立成胸中

無一毫髮事故與之游蘇州定慧長老守欽寄十詩清逸超絕予往來三吳

久矣而不識此僧何也下天竺淨慧禪師思義學行甚高綜練世事高麗非

時遣僧來予方請其事於朝使義節之義口與講佛法詞辯鋒起夷僧莫能

測又得其情以告蓋其才有過人者孤山思聰聞復師作訪清遠如畫工而
雄逸變態放而不流共爲人稱其詩祥符寺可久垂雲清順二閣梨皆垂監
鄧日所與往還詩友也清介貧甚然未嘗有憂色老矣不知尚健否予在惠
州有永嘉羅漢院僧惠誠來謂曰明日當還湖東問所欲幹者予無以答之
獨念吳越多名僧與予善者常十九偶錄此數人以授誠使歸見之致余意
且爲道余居此起居飲食狀以解其念方醉不能詳也紹聖二年三月二十
三日東坡居士書謝公得程正輔和詩而遣卓契順亦二十六日作程之
同時事據後書考之則惠誠契順並以二十四日成行也
才書本集與程正輔書云近因宜興同人卓契順者奉狀相達視贖卽日起
得此末由面謝臨紙悵仰謝正輔去而公遷居正輔和餞別詩至而卓契
順行此書作於二十六日計十九日至是爲八日也時正輔繼妻無恙明誠
書中查註改編之第一詩其下自註云正輔近有
亡嫂之戚第二詩題云慰鼓盆與書意不合也
祐寺壁云紹聖元年十月二日獻始至惠州寓居嘉祐寺明年三月遷於合
江樓行館得江樓廓徹之觀而失幽深窈窕之趣未見所欣戚也嶠南嶺北
亦何以異此虔州鶴田處士王原子直訪予於此雷七十日而去謝此文
乃王原同寓寺中至是原將歸公復過之因以題壁是原之去在三月杪明
矣并贈原詩謝贈答之什固非皆別時作然此詩則贈而兼送其情顯然
今改編江漲用過韻四月答徐大正書本集與徐得之書云辱書存問周至
於此

土風氣絕欲息念之外浩然無疑殊覺安健也兒子過頗了事子由頗得書甚安一家今作四處住惠筠許常也然皆無恙得之見愛之深故詳及之作

熱惟萬作連雨江漲詩鄧守安至八日為書養生論本集養生論跋云東坡萬自重患之餘生而後學道雖為達者所笑然猶賢乎已也以稽叔夜養生論頗中

予病故手寫數本其一以贈羅浮鄧道師石刻作紹聖二年四月八日書十一日初食荔支作詩十三日為梁瑄重書綠筠亭詩本集綠筠亭詩跋

東坡居士作綠筠亭詩曰此吾鄉人梁處士之居也後二十張耒遣兵王告五年乃見處士之子瑄請齊此本紹聖二年四月十三日

至因以枕椰杖為寄聞黃庭堅遷黔南范祖禹遷九疑晁補之遷斬水並致

慨焉本集詩題云枕椰杖寄張文潛一首時聞黃魯直遷黔南范淳父遷九知以為杖也勿謂微陋收其遠意爾荔支正出林下恣食亦一快也无咎竟

坐修造不肖累之也又云來兵王告不憚萬里再來走卒中無有也無咎黃

魯直黔州安置范淳父永州安置見无咎監斬州酒稅皆坐修實錄也文提

潛尚守臨江故王告復至施註原編此詩在食荔支詩後可證其弗誤近

舉蕭世京至作書本集與蕭世京書云不審使施按臨至惠某始寓僧舍近也謂案提刑甫去提舉常平又至可見行衙非惡守林林行秧馬法本集題

所能假也公復居此正輔必達提轉故其去即遷也

後云林博羅以謂背雖當如覆瓦然須起首尾如馬鞍狀使前却有力以榆
東為腹患其重當以柅木則滑而輕矣俛偃秧田非獨腰脊之苦而農夫例
於脛上打洗秧根積久皆至瘡爛今得秧
馬則又於兩小頰子上打洗又完其脛矣
二十二日授梁瑄秧馬式使歸告

張弼作之因以傳吳中作記
民恤農僕出此歌以示之林君喜甚躬率田者

製作閱試今惠州民皆已施用民甚便之念浙中稻米幾半天下獨未知為
此而僕又有薄田在陽羨意欲以教之適會衛州進士梁君瑄過我而西乃

得指示口授其詳歸見張秉道可備言範式尺寸及乘馭之狀仍置一枚傳
之吳人因以教陽羨兒子更示西湖參寥子尤幸也紹聖二年四月二十二

日賦書歸器張秉道杭人從公相視石門
五月四日贈朝雲帶人嬌詞
本集

河者也觀此文可知施註時客於杭之誤
雲調寄瑞人嬌詞云白髮蒼顏正是維摩境界空方丈散花何礙朱唇著點
更警叢生采這些箇千生萬生只在好事心腸着人情態閑鷗下嫩雲凝黛

明朝端午待學紉蘭為佩尋一首好詩要書裙帶
十五
某清淨獨居一年有半爾已驗之方思以奉傳讀此詞知其無誑語也

日造真一酒作詩
水集記朝斗云紹聖二年五月望日敬造真一法酒成請
然雲氣解駸月星皆現魁杓明爽徹

奠陰雨如初謹拜手稽首而記其事
惠州水東至水西溪江合流用竹浮橋

通行旅橋壞輒以舟渡
本集與程正輔書云竹賤易成創新不過二十千一
兩月修一次每次不過費三千惟頻修為要

西即惠州治水東即歸善縣中隔大江人行如織舊用竹浮橋以渡江
流峻急不兩月輒壞至是公議建船橋而橋未易成故先葺其舊也 公用

道士鄧守安議與程之才傅才元詹範建東新橋 本集與程正輔書云老兄

易遠數本州申漕司乞支阜民監買糞土錢若蒙支與則鄧道士可力募成

之冬有覆溺之憂太守見贖故不忍默也又書云示諭修橋事才元行牒已

到本州差官估費八九百千除有不係省諸般錢外猶少四五百千於法當

提轉分認估得的確若減省即不堅久矣體問是實才元必欲成之選一健

幹吏令來權簽判專了此事 公與程正 又以兵衛單寡海盜窺伺營房

輔書中屢稱潛使為傅同年才元即傅字也 廢缺軍政墮壞因建議授程之才使添建營房三百餘間以肅軍政

書云本州管六頭項兵半無營房有者兩人一間頗不聊生餘在民間賃屋

散住每月賃錢一百五十至二百其賃官屋者即於月糧錢內刻不惟軍人

緣此貧乏又都將上下無絲部轄飲博逾遺急即逃走作賊民不安居軍妻

緣此犯姦者眾公私之害不可勝言但此事乃俗吏所忽莫教生出一事即

悔無極也度少三百來間好屋若與學刻磚瓦官白燒林木下縣採斫又阜

民監亦有木植度三百間瓦屋每間可用三貫省錢不過千緡此事可了只

具合支官中現錢確數供申仍於本州應係諸般貨物內刻支撥若似此行

遣不過支轉運司錢四五百貫即差一精幹官吏與權都監王約者同幹之

今體問得逐營事件如後一本州管澄海兩指揮禁軍皆廢茅屋常爇火燭

當為瓦屋又逐年多水患合如何疏理溝瀆築防合軍人安居一清化指揮

見管二百三十人官屋二十間現有五十五人兵級在外賃屋住一牢城指
人官屋三間並賃屋住一信州客軍九十六人兒管營房七間一廣州客軍
九十八人元因岑探反後添差不會與置營房多在知州都監及場務地分窠
坐處宿食不肯賃屋居住江漢之間寇攘淵藪近日鹽賊幸而皆已獲不爾
豈細故哉惠州兵衛軍寡盜所窺又若營房不立軍政墜壞安知無大姦
生心乎此孤旅之人所以輒貢縷言也與指使藍生語覺似了了可令來此
與王約者同幹否又書云會拜聞營房事度官吏必了不得也深不欲言恐
誤老兄事故冒言但只作兄意也附錄浮橋營房

二事同時建議各書多兼及之今分二事並載
新藏經記本集崇慶院藏經記云吾老矣安得數年之暇託於僧佛之宇盡
州終歲無事宜若得行其志而州之僧舍無所謂藏經者獨榜其

所居室曰思無邪齋而銘之致其志焉紹聖二年五月二十七日

書柳宗元大鑑碑本集與南華重辯書云所要為柳碑不可不立石已緘杜
碑未有意思下筆觀此二碑格力淺陋非子厚之

比也紀年錄六月九日書柳子厚大鑑禪師碑

正輔書云指使還左右奉書必達比日履茲炎燠暑雨不常蒸燒可厭曲江
想少清爽否橋錢必不足因柯推官行上問不宣又云鄧道士州中住兩月

已歸山附錄此書作於六月則建橋乃五月事而議行當在四月公先在博
羅已約守安至惠至是經始已定而守安暫歸適兩月也刻四月八日為

宋志忠寺扁主長元 卷三十一 案

守安書養生論正在此兩月中雖其和程之才游碧落洞詩本集與程正輔

本形模全失而流傳有自固可信也和程之才游碧落洞詩書云違別忽復

數月示諭碧落洞詩却未奇脫必封書時忘之也竊望奇示老弟却曾有一

詩今錄呈也又書云近指使柯推及郡中兵士三次奉狀一一達否新什此

篇尤有功咄咄逼飽謝矣不覺起予故和一詩以致致歎之意此二書

繫接指使藍生推官柯常齎書赴韶之後信六月書也公和正輔碧落洞詩

有詩成輒寄我絕妙陶謝并句與書中意合信六月詩也查註編四月十一

日詩前合註從誤今定為第五首改編於此又案王註邵補註查註題作與

程正輔游碧落洞合註以與詩不合從施註原編目錄題作次韻程正輔游

碧落洞今既載明和詩之書是施註不誤審矣又據公慰正輔悼亡書云某

限以謫居莫緣奔詣又送章紫罷廣州書云某請籍所十一日遣張惠蒙赴

南華寺

本集與重辯書云學佛者張惠蒙從予南遷予游南華使惠蒙守船

其意許之可痛與提耳也紹聖二年六月十二日酒醒步月理髮而寢作詩

答王鞏書

本集與王定國書云遷中忽領三月五日手教一官為貧更無可

百不失所某既緣此棄絕世故身心俱安小兒亦超然物外非此父不生此

子也呵呵子由不住得書極自適餘無足道者南北去住定有命此心亦不

念晴明年買田築室作惠州人矣伏暑中萬萬加愛不宣王定國是時

不詳官何處據此書則自甘伏軌風塵無異埋頭澗谷矣定國無史事之可

坐其在紹聖中羅紘偶未及耳元符十九日作大鑑碑跋本集書柳子厚

元年除名送全州編管微宗立放還南遷始究佛法作曹谿南嶽諸碑妙絕古今而南華今無石刻長老重辯師

儒兼通道學純備以謂自唐至今頌述祖師者多矣未有通亮簡正如子厚

者蓋推本其言與孟軻氏合其可不使學者盡見而夜誦林抃報香積寺碑

之故具石請予書其文紀年錄六月十九日跋大鑑碑尾林抃報香積寺碑

磨成本集與林天和書云秋涼富往觀也毒熱萬萬為民自愛不宣七月痔

作無聊也道氣未勝宿疾尚纏想亦裁數或言冬深當出厄儻爾時勿藥乎

嚴節推自韶至聞壽安君疾本集與程正輔書云稍涼起居佳勝見嚴推言

以三月至惠既去而有議建新橋增葺營房之事中間悼亡事未竟公復議

違救措克之事而風裁繼作正輔以九月復至惠此公一年之情事亦本案

編此一卷之間架也今持載此條乃詩分前後之綱領非為正輔管閑帳也

和陶淵明讀山海經詩此秋後作也查註編下卷紹聖三年四月遷居

詩後六月兩橋畢工詩前誤為夏中之作蓋其處有和子由葛蒲花詩而樂

年正月始自惠還過高安則此詩作於三年二三月也查註以公之山海經詩編入三年五六月是公詩未作而子由先已和韻可乎且是年之冬公與程正輔書云和陶韻蓋有四五十首而查註僅編三
瘳疾休糧作藥 謂本集十三首其誤審矣今定爲二年秋後作改編於此
云嵇中散作幽憤詩知不免矣而卒章乃曰采薇山阿散髮巖岫永懷長吟頤性養壽者悼此志之不遂也使中散得免於死者吾知其掃迹滅景於人間如脫兔之投林也采薇散髮豈其所難哉孫真人論神仙傳有數十人因惡疾而得仙道何者割棄塵累懷穎陽之風所以因禍而得福也吾始得罪遷嶺表不自意全既逾年無後命知不死矣既舊苦瘳至是大作呻呼幾百日地無醫藥有亦不效道士教吾去滋味絕蕪血以清淨勝之瘳有幾復念吾後滋味薰血既以自養亦以養羸自今日以往旦夕食淡麵四兩猶復念食則以胡麻茯苓麩足之飲食之外不啖一物主人枯槁則客自棄去倘恐習性易流故取中散真人之言對病爲藥使人誦之曰使汝不幸而有中散之禍伯牛之疾雖欲采薇散髮豈可得哉今食麻麥茯苓多矣
程之才書 本集與程正輔書云某舊苦瘳疾蓋二十一年夏後南遷以逾年
計之此爲秋中作
者斷酒肉斷鹽酪醬菜凡有味物皆斷又斷粳米飯惟食淡麵一味其間更食胡麻茯苓麩少許取飽如此服食已多日氣力不衰而瘳漸退久不退轉輔以少氣術其效殆未量也既絕肉五味只啖此更不消別藥百病自去此長年之真訣但
聞妻妾言作慰疏 本集與程正輔疏云某慰疏言不意易知而難行爾

聞妻妾言作慰疏本集與程正輔疏云某慰疏言不意易知而難行爾

悲悃切惟恩義深篤追悼割裂哀痛難堪日月恍惚奄舉七供感動逾遠奈何某限以謫居莫緣奔詣弔問幸冀省節悲悼強食自重不勝區區謹奉慰不次謹疏又書云不謂尊嫂忽罹此厄惟兄四十年恩好此情豈易割捨然萬般追悼於亡者了無絲毫之益而於身有不貲之愛不即拂除譬之露電殆非所望於明哲也

八月一日過書金光明經以資母福作跋

本集書金光明經後云

之幼子過其母同安郡君王氏以元祐八年八月一日卒於京師殯於城西惠濟院過未免喪而從軾於惠州日以遠去其母之殯為恨也念將祥除無以申罔極之痛故親書金光明經四卷手自裝治送虔州崇柳仲遠報公妹慶院新經藏中欲以資其母之往生也紹聖二年八月一日柳仲遠報公妹

病沒

本集與程正輔書云近得柳仲遠書報妹子小二娘四月十九日有事於定州柳見作定簽也遠地聞此情懷割裂周必大益公題跋黃山谷

與柳仲遠帖云仲遠二蘇公堂妹婿柳君也官師六菩薩記云丁亥之歲先君去世又六年而失其幼女所指即正輔之妻公云亡姊八娘是也以是知公無胞妹而益公之說為可信此蓋中都為文祭之本集祭亡妹德化公之少女而仲遠為柳瑾之子故情誼益厚耳本集祭亡妹德化傳之孫十有六人契濶死生四人僅存維我令妹慈孝温文事姑如母敬夫如賓玉立二甥寶華我門一秀不實何辜於神謂當百年觀此騰振云何俛仰一頻再呻救藥靡及奄為空雲萬里海涯百日計聞拊棺何在夢淚濡茵長號北風寓此一櫛謂四人乃公與子安子由及小二娘至是又折其一也皆屬官傳之孫其為子安之妹疾稍退約程之才游羅浮本集與程正輔無疑以百日計之當為八月初作

刻絲各一疋用與表嫂齋僧表區區微意不罪不罪淡麵經月疾不減却稍
肉食近却頗安天涼裁退茯苓亦不服食也知兄已出巡千萬勿憚遠一來
游羅浮弟聞來耗便去山下率候又書云知已登舟歲巡連州切望聞赤命
一游羅浮家居悒悒觸物增憤不如且徜徉山水間散此伊鬱也聞赤言

量移事

本集與程正輔書云今日伏讀赦書有責降官量移指揮自惟無狀
恐可該此恩命庶幾復得生見嶺北江山矣又書云赦後癡望量移

稍北不知可望否兄聞衆議如何有所聞批示也東嶺南稅役折納措剋致
都事畧紹聖二年九月辛亥大享明堂大赦天下

嶺南稅役折納措剋致

米賤傷農錢荒爲患疲民重困應行條戒約

本集與程正輔書云今秋大熟
米賤已傷農矣所納秋米六萬

三千餘石而漕府乃令五萬以上折納見錢餘納正色雖許下戶取便納錢
而不得過元科之數則取便之說乃空言爾嶺南錢荒久矣今年又起納役
錢見今質庫皆閉連車整船載米入城掉臂不顧不知如何了得賦稅錢去
朝廷新行役法委轉運司相視豐歉務從民便據此勅意豐則約米歉則約
錢今乃反之豈爲穩便聞說范君指攝非備同年意也望兄力賜一言及內
乞提轉共行一條戒約州縣依實改正庶幾疲民盡沾實惠切望雷意

役奏改錢米各半

本集與程正輔書云惠州支米每年不過九千若五萬全
納正色則有積弊之憂若以積滯之故年年多納錢少納

米則農民益困嶺南之大患也見說廣東諸郡皆患米多支少請兄與諸公
商量具此利害共入一奏乞今後應役人庸錢及重法錢並一半折米
却以見錢還運司則公稅皆便免得年年抑勒人戶此大利也但當立條合
提舉提刑同覺察運司及州縣大估米價則盡善矣又書云惠州一年役錢

及重法錢共計一萬三千四百餘貫若一半折支米卽每年有六州縣加三千七百貫錢也六郎十郎侍下孝履如何且節哀思強食自愛

估價違赦培剋應奏依市賣中價折納公並以屬程之才與蕭世京傅才元

集議施行本集與程正輔書云今日伏讀赦文云訪聞諸路轉運司有折科

先次改正依條折科訖奏此一節非常救語然惠州近日科折梳米一事正

違此赦文人戶賣米二斗已上方納得一斗豈非赦文所謂培剋勝在衢路

讀者已有此謗可不懼乎某切謂提刑提舉司當依赦檢坐此條改正施行

昨日惠守詹君申轉運司乞指定第一等丁米二萬九千餘碩納錢其餘第

二等以下米三萬餘碩並從民便任納米錢此雖少蘇疲民然如赦勅意第

一等人戶豈可令倍費乎大抵官吏皆加三以上估價稍低常得見錢以救

靡不如此今運使既患米多支少歸於腐敗不如估價稍低常得見錢以救

關之若能痛加打罵俗吏令中平估價則人戶必有大半願納錢者豈非運

司大利乎今必欲上等人戶納高價則須州縣育枷賭棒以膏血償填縱忍

爲之奈赦文何某不避僭易欲兄專爲此一到廣州與傅蕭面議二公皆仁

人君子也必商量得成卽願三司連銜入一文專牒逐州一依見在市賣

中價仍具結罪保明申上如經逐官保明却察知依舊高擡大估比見賣直

價有加分文致人戶不願納錢官吏並須勘奏乞行朝典若蒙採用芻蕘一

路生靈受賜也切告切告謂正輔悼亡甫畢而公卽有議折科納役培剋

違赦諸事而因以納游羅浮蓋非面不能盡也諸事皆蟬連而下中有侍下

孝履句可辨在悼亡之後且風裁未作之前也因分列之并爲之簡明云

廣惠間颶風拔屋乾明菩提樹倒因屬程之才到境拊察并護行稅役培剋

諸條本集與程正輔書云廣仲書報近日颶風異常公私屋倒二千餘間大

一到南海拊視爲佳惠人亦望使車一到若早來民受賜多矣必察此意

此書固以察裁爲重其末二句則專指估價培剋之事故云早來受賜必

州城內西北隅今園入駐防中其地先爲尉陀孫建德所居入漢爲王園寺

寺多訶子樹亦名訶林後主時僧竊孫權遷其臣虞翻於是又稱虞苑宋時

有求那跋陀羅三藏立戒壇其中至梁武帝天監元年壬午智藥三藏自竺

國移菩提樹植於壇畔誌曰後一百七十年有肉身菩薩於此樹下開演上

乘蓋惠能也非久而達摩奉傳衣始至中國亦止於是有并存焉唐高宗儀

鳳元年丙子惠能於樹下薙髮受戒稱法性寺中宗嗣聖初殷刺密諦來譯

首楞嚴經宰相房融從之韻受稱制止寺其後宋太祖改乾明寺而光孝寺

則又紹興七年所改然至今名訶林也考自梁天監壬午至紹聖乙亥此樹

已閱五百九十四年自唐儀鳳丙子惠能薙髮至紹聖乙亥凡四百二十年

蓋是年六月公方書椰子厚碑或約計惠能薙髮之時此樹爲四百年耳再

訶子與菩提非一木也訶子樹叢雜成林故名訶林有把無拱高不尋丈今

其種寺後荒籬叢棘處輒有之然非故國一喬可比而紹聖所倒者卽菩提

樹此樹久分株於曹溪其時或扶之或補之皆不可考乾隆辛亥誥始至粵

數往觀之則其樹故在園可數抱虬枝四出森蔭若緞下覆數畝其根則糾

緞密布掣攪土外如蛟蟠然葉類掌而有尖細筋密織風過則鏗鳴如金石

各院皆聞也然誌乘皆指爲梁時所遺無及紹聖風倒事者凡游者至訶林
見此樹天矯殿陛間索以訶子當之譌二樹爲一樹矣嘉慶丁巳六月二十
二日自午達曉颯暴爲數百年所無時韻山堂未葺寓南海之西廳至二鼓
聽屏板壁拉折皆盡與數僕雜立風雨中次日出視在處如洗凡高竿大木
崇樓廣殿鮮不拔折而苦提樹亦偃臥廣庭中越十餘日寺僧始集有力者
運大木爲高架扶而植之又月餘日漸槁落生意盡矣如以智藥手植論之
則自梁天監壬午計至嘉慶丁巳凡一千二百九十六年如以宋時補植論
之則自紹聖乙亥計至嘉慶丁巳凡七百零三年也是年冬從曹溪分小株
植其舊處以繕園之而此樹發生極難近始分枝發葉高可丈餘蓋已二
十餘年矣特詳附於此俾後之人知所考焉嘉慶戊寅冬日韻山堂記

過作颶風賦

本集颶風賦云仲秋之夕客有叩門指雲物而告予曰海氣甚

子盍備之語未卒庭戶肅然摘葉蔽蔽驚鳥疾呼怖獸辟易忽野馬之決驟
嬌退飛之六鷁襲土霧而暴怒掠衆駭之叱吸予乃入室而坐歛衽變色客
曰未也此颶之先馳爾少焉排戶破牖殞瓦擗屋礮擊巨石揉拔喬木勢翻
渤澥響振坤軸疑屏翳之赫怒執陽侯而將戮鼓千尺之清瀾翻百川之陵
谷吞泥沙於一卷落崩崖於再觸列萬馬而並驚潰千軍而爭逐予亦爲之
股慄毛聳索氣側足夜拊榻而九徙畫命龜而三卜蓋三日而後息也父老
來嗜酒漿羅列勞來僮僕懼定而說理草木之旣偃韜軒極之已折補茅屋
之罅漏寒牆垣之隙缺已而山林寂然海波不與動者自止鳴者自停湛天
宇之蒼蒼流孤月之熒熒忽悟且歎莫知所營嗚呼惜吾知之晚也

宋史獻入過傳而文載本集乃思

子臺賦之例非誤也廣州大鵬惠州二十七日書藏丹砂法寄子由

本集書

鮮不波及而被裁則輕其地勢然也

法云吾雖了了見此理而資稟福害之者衆事不便成子由九月五日題合

端靜淳淑使少加意當先我得道紹聖二年八月二十七日

江樓本集題合江樓云青天孤月故是人間一快而或者乃云不如微雲點

上而有葵苦敗屋七八間橫斜砌下今歲大水再至居者奔避不暇豈重九

無寸土可遷而乃眷眷不去常爲人眼中沙乎紹聖二年九月五日

伊邇齋俎蕭然和陶淵明貧士詩既望之後殘暑方退月出愈遲夜登合江

樓與客游豐湖入樓禪寺叩羅浮道院登逍遙堂連曉乃歸用殘夜水明樓

爲韻作江月五詩程之才拊視風變且赴惠詩以迎之

本集與程正輔書云前云過重九啓行計已在塗羅浮之游果如約否又書云開東行已決未開

離五羊的日故未往迎旦夕聞耗即輕舟徑前也

再至確證初至杜門不出再至往迎江上分析甚明也至此詩即公自註正

輔近有亡嫂之戚者查註作第一首編四月詩之前合註從誤今定爲第五

首改編九

因乘舟赴泊頭壩

本集與程正輔書云羅浮之游不知先往而後

月之後

者且日乘舫徑至泊

頭恩恩未能盡意

之才方東按不及入羅浮至惠爲會即辭公行

本集與

書云漂泊海上一笑之樂固不易得况義兼親友如公之重者乎但治具適
厚慙悚不已經宿尊體佳勝承即解舟不克追餞涉履慎重早還為望不宣
開正輔此次到惠必當東按梅循諸州故不及游羅浮也此書有二十七
承即解舟早還為望之語書牘雖亂次敘循可考也其還亦有據

日為之才書外會祖程公逸事本集與程正輔書云遺事更少涼寫納又書
子孫一句必欲去者摹刻時落之并有江月五詩錄呈一笑年譜云九月二

十七日惠州星華館思無邪齋書記外會祖程公逸事開三月九日作記
此乃正輔屢索刻本故為書之江月五首乃九月望後作以是知年譜所載

乃石刻月日也合註不知此中原委故致疑於年譜而譜之譌外會祖為外
祖反不知**曹輔使至因論陳曙事**本集與曹子方書云專人至賜教累幅某

今已改正**曹輔使至因論陳曙事**得罪幾二年矣灰心槁形以盡天年即日
殊健也居間偶念一事非吾子方莫可告者故崇儀陳侯忠勇絕世死非其

罪廟食西路威靈肅然願公與程之邵議之或同一削乞載祀典使此侯英
魄少伸於地下如何陳侯有一子在高郵白身頗知書王明清揮塵後

錄云儂賊犯交廣毒流數州諸將久無成功狄武襄既受命顯征首責崇儀
使陳曙斬之余襄公惶恐降階祈求武襄慰藉遺之於是軍聲大振竟破賊

而桂人為崇儀建廟貌祀事至今惟謹東坡先生以書抵廣西憲曹子方武
襄必無濫誅而廣人奉事之益嚴又有東坡之說如此不可曉也陸與初帥

臣張維奏詔賜其廟額曰忠愍曙高郵人進士及第後換右列王平甫撰其
碑志甚詳東都事畧云儂智高陷邕州遂自邕攻橫嶺封藤梧端康州所

至驅劫軍民衆至數萬乃進圍廣州朝廷以孫沔余靖為安撫使久未奏功

仁宗以南方為憂青慨然請行且言臣起行伍非戰伐無以報國願得蕃落
 騎兵數百益以禁卒當羈賊首至闕下仁宗壯其言遂除宣徽南院使宣撫
 荆湖南北經制廣南盜賊事青至合沔靖之兵自桂林次賓州召廣西鈴轄
 陳曉按其退賊不戰之罪并殿直袁用等三十一人悉誅之軍士震恐遂下
 令止具十日糧明日絕崑崙關出歸仁鋪賊勢方銳青躬執白旗厲騎兵出
 其不意賊眾大潰斬首二千二百級獲偽官五十七人智高夜縱火焚城而
 遁詰朝青入按城中獲金帛鉅萬牛馬數千築京觀城之北隅招復俘背者
 七千二百使還其家智高既遁奔大理國為所殺青還朝拜樞密使在樞府
 四年言者謂青家數有光怪以護國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十月一日菊始開**
 知陳州未幾卒年五十附錄事畧以曙為曉避英宗諱也

與客作重九和陶淵明已酉九日詩附錄此詩施註原編和陶卷在惠州類
 為矛盾公敘十月初吉而紀年錄作十一月一日和陶已酉九日編入乙亥
 在惠州作其十一月顯誤公所謂以十一月望作重九者乃海南節氣也若
 廣惠端韶諸郡菊開九月之杪盛於十月至十一月天陰風冷花葉立敗在
 處殫稿驗之三十載歲歲如此也公既云十月初吉其為惠州作無疑又惠
 州詩多用萬家春酒此詩亦有之儋州則絕不用也查註編入海**次前韻**
 南合註從誤今從紀年錄編乙亥從本集編十月施註之誤已刪

程之才和作慰益勸學佛聞之才還作書附錄岸喜不自勝辱手教值夜乏人
 未可前詣新詩輒次韻取笑前本附納附錄此詩有我亦需需渥漸解鍾儀
 囚句因是時郊恩有賁降官量移一條故詩中及之也查註以慰鼓益詩作

第二首編四月詩前合註同之才游白水山佛跡院浴於湯池作詩

從誤今定為第七首改編同之才游白水山佛跡院浴於湯池作詩

乃正輔歸途之事今定度數谷出金雞渡至博羅

此詩為第八首改編度數谷出金雞渡至博羅

一峯也博羅在山之陽面故自白水至縣必沿山度谷而

繞過山嘴乃達無二徑也自渡口進湯村二十餘里可通大

公前此亦由陸出山乃知再游香積寺觀林林所作確磨公

自宋時已不可舟行矣再游香積寺觀林林所作確磨公

水山韻并同游香積寺詩誠觀已和得白水山詩錄呈井亂

同附上韻正輔前此至惠其子惟十秀才俟行此次六秀才亦

持故云備見孝養前後分析甚明以是知同游白水香積之作

今定和白水為第九首游香積為第十首改編誥初以施註原

乃據書中事將前後各詩逐首檢出既編定矣復以施註原編

江行桃花追餞博羅三首不應編贈王原詩後二月十九日詩

白水游香積二詩不應倒置此其誤也至於大段分合尚為不

兩至之意乃知施本亦有所授非徒漫為編葺者也今既改聞

定其前後各卷誤編詩其不可考者究當以施編為指歸云

役違赦措剋諸事三司皆議行答程之才書本集與程正輔書

賜左右此邦老稚共荷戴也乍寒萬萬自重賜教甚慰馳仰比

者也推詳蓄意乃正輔初至廣州與傅蕭已有成說而後至

案

此種事補偏揀弊官民兩顧非長於理財者則措施或不周匝而後患出也
 其事決於面定故嘗不再見而正輔至廣立以書報是其事皆已舉行矣宋
 行折色本屬裨政然尚有任納時走湖上觀所築西新橋西新橋乃棧
 錢米之令庶幾餘羊之存也
 公夫人施以內賜金錢蓋聚枯骨為叢冢本集與程正輔書云入冬眠食尤
 史為致之者也餘詳後條
 魚蝦出沒有足樂者又時走湖上親作新橋掩骼之事知甚留意旦夕再
 之事自有條理粗慰人意蓋優哉游哉聊以卒歲使羅秘校收其遺者與羅
 秘校書云守局海微屈淹才美然仕無高下但能隨事及物中無愧怍即為
 達也又書云知不久美解即獲會見至喜至喜掩骼之事知甚留意旦夕再
 遣馮何二士去面稟亦有少錢在二士處此不暇縷羅秘校名無考蓋
 嘗為秘閣校理官於海陸二豐者也掩骼一事程正輔詹範皆預據此書則
 設立專司徧及遠方已成盛舉非偶然湖上而已也海陸距惠在二三百里
 間羅秘校以是年六月始通問而掩骼乃合正輔舉行即是年秋冬事至此
 書則作於明年四月中也
 為文祭之莫知何年非兵則民皆吾赤子恭惟朝
 今類載於此餘詳後條
 廷法令有掩骼之文監司舉行無吝財之意是用一新此宅永安厥居所恨
 犬豕傷殘螻蟻穿穴但為叢冢罕致全軀幸雜居而靡爭義同兄弟或解脫
 而無戀起生人天關此建海會院作上梁文本集海會殿上梁文云經來
 文乃程正輔舉行之證也
 法大行以至海隅皆滿惟我海會禪師施無盡藏開不二門來作西方之主
 人且為東坡之道友爰因勝地以建道場有大富長者八人造釋迦寶像一

所瑤階肪截碧瓦鱗差庶幾驚嶺之雄豈特鵝湖之冠共憑佛力仰祝堯年
如日之升與天無極伏願上梁以後年豐米賤氣爽人安郡侯日轉千階施
主日增萬銓果肴雲散錢寶星飛各務紛拏共為笑樂詩曰此文似數月
前作以建院與築池放生並載於一書中因依書類載海會禪師詳後於

院前作放生湖

本集與程正輔書云海會長老甚不易得院子亦漸興葺已
建法堂甚宏壯某亦助三十緡足今起寢堂歲終當完備也

院旁有一陂詰曲翠山間長一里有餘此中湖魚之利下塘常為啓閉之所
歲終竭澤而取畧無脫者若牢築下塘永不開口水漲溢卽聽其自在出入
則所活不貲矣意欲買此陂稍加葺築作一放生池見屬百姓數十可得
囊中已竭欲緣化老兄及子由齊出十五千足某亦竭力共成此事所活鱗
介歲有數萬矣老人沒用處猶欲作少為功德便乞附至詩曰海會禪師
不詳其名以公北歸所記清遠峽追餞事考之則通長老也其放生事大率
命通主之某不更見公在惠餘澤不少而猶以老人沒用處為歎蓋其愛民
憂國之意未嘗一日忘也海惠院今名永福寺此陂自寺之右繚繞而達於
前麓左則築長隄與豐湖爲界而瀆其中汪洋渺瀰皆魚樂國寺俛瞰其上
近嵐遠翠上下一碧皆昔時景狀惠人則磨穹碑大書深刻而丹之表其道
曰宋蘇文忠公放生湖歲時伏臘則既有崇祠之薦而春秋勝日輒舉國逐
隊於湖之上相與放生游泳歌呼嬉笑以頌公之盛德嗚呼公斯志也蓋歷
劫而不**過天慶觀與許家遇題壁**本集書天慶觀壁云東坡飲酒此室進士
可變矣
慶觀在豐湖上今名元妙觀內有紫清閣蓬萊峯
及南宋白玉蟾像此記不詳年月今附載於此

十一月間有詔元祐臣僚

獨不赦且終身不徒作程之才曹輔書

本集與程正輔書云某觀近事已絕

觀警如元是惠州秀才累舉不第有何不可知之免憂又與曹子方書云公

勸僕不作詩又却索近作今錄三首奉呈近報有永不敕復指揮正坐穩處

亦且任運也見今全是一行脚僧但吃些酒肉爾東都事署云章惇用事因

大防等皆貶竄明堂肆赦惇先疏大防等終身不徒范純仁上疏申理曰大

防等年老疾病不習水土炎荒非久處之地而又憂虞不測何以自存臣曾

與大防等共事多被排斥陛下之所親見向來章惇呂惠卿雖為貶論不出

里居臣尚曾有言深蒙陛下開納今趙彥若已先貶所將來不止一蔡確矣

願陛下斷自淵衷將大防等引赦原放疏奏忤惇意遂落職知隨州明年貶

武安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元祐中言者攻呂惠卿章惇鄧綰諸人純

仁嘗為救解故疏中及之也事畧此條乃二年明堂肆赦事與公書甚合但

其炎荒非久處地及明年貶永州句舛謫之甚考宋史本紀紹聖四年二月

癸未呂大防貶循州范純仁貶永州同載又云四月己亥呂大防卒於虔州

又呂大防傳云紹聖四年貶循州至虔州信豐而病遂薨三處皆合獨范純

仁傳本諸事畧又改其語云呂大防等竄嶺表純仁申理原放明年貶永州

與本紀自為矛盾此二純仁傳必刪去矣荒稿表明年貶永等句則在處皆

合不然則大防自安州赴虔斷無經行兩載之理而純仁貶永亦不符也本

案凡與史文小異無大關係者皆置弗議此則子由與大防同貶

動搖行譴元祐人全局立案不能為史家所混故必駁正之也

九日夜夢

論神仙道術寄子由詩王鞏勸公自辯作報書

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平張十七絕不聞消耗懷仰樂全之舊德
故欲其一箴之問所欲幹質無可上頌者必欲寄信只多寄好乾葉人參爲
望歸公所坐呂惠卿賈詞等事元祐中皆辯雪有案至謫英州謝表已直
認不辭絕不申理如更辯即負司馬光引薦及宣仁特拔之知遇故率性一
據挑回也時韓維補均州其子爲之申理以維執政日與司馬光議論不合
得免行王定國原書雖無所考大率因此故勸公以爭役不合自明後范純
仁諫永其諸子亦欲視純子例以純仁與光議役法不合求歸純仁曰吾用
君實薦至宰相同朝論事不合則可汝輩以爲今日之言則不可諸子乃止
其事可張秉使至始知坐黨徙宣州作書本集與張文潛書云忽辱專人手
互證也張秉使至始知坐黨徙宣州作書本集與張文潛書云忽辱專人手
至慰某清淨獨居一年有半所已有所覺此理易曉無疑也然絕欲天下之
難事也殆似斷肉今使人一生食菜必不肯且斷肉百日似易應也百日之
後復展百日以及莽年幾忘肉矣但且立期限決有成也已驗之方思以
奉傳想識此意也見寓監司行館下臨二江有樓劉夢得楚望賦句是也
過甚有幹蠱之才樂業亦少進侍其父亦然恐欲知之解愛爾爾是時文
潛以公故坐徙故書有伏讀感歎且審爲郡之語非閒話也非久即請監黃
州酒稅矣公後與黃魯直書云痔疾復作時作小乘定本集與程正輔書云
文潛在宣極安此書之根也痔疾復作時作小乘定本集與程正輔書云
憲揀顧君至辱手書感慰倍常老弟凡百如昨但痔疾不免時作程之才寄
自至杜門凡事皆廢但曉夕默作小乘定雖非至道亦且休息程之才寄

和香積寺韻索觀和陶諸詩

本集與程正輔書云和示香積詩真得淵明體

老兄要錄何者稍閒編成一軸附上也此書乃紹聖二年冬前公已有
和陶詩四五十首之確證雖無一定之詞然其數要不相遠也查註三十五
卷編和陶飲酒詩二十首本卷編和陶歸園田居詩六首和陶貧士詩七首
以上皆有詩敘可考者計三十三首願與此書四五十首之說不合分編和
陶固屬不易然紹聖二年乙亥以前則以此書為據四年丁丑以前則以子
由和陶詩敘為據立成間架檢出明載詩敘之作而考其散碎諸篇要亦不
難辨別乃查註明見此書此敘以元符戊寅已卯兩年中諸詩較少率以丁
丑和陶詩填實之因不載此書及子由敘然其編入和陶未可遽謂其非以
不編則事跡年月多有脫畧故也合註明知查編與子由詩敘不符若以此
敘置儋州卷其誤立見特遺置揚州為從編之地自蓋其跡又以不可分編
委誤於查其失均也今已考定二年所作之和陶詩山海經詩十三首和陶
已酉九日詩一首改編本卷連前查註已編各詩計四十七首適在四五
首之間並皆確實無所遷就詳玩以表忠觀碑寄之木集與程正輔書云杭
書意公或不及五十首故云爾也人送刊表忠觀碑背作
五大軸輒送上老兄請掛之十二月法舟自成都至棗惟簡塔銘
高堂素壁時一睨之附顧君本集與程
顧揅寄碑文達否成都寶月大師孫法舟者遠作黃庭堅書本集與黃魯直
來相看某近以痔疾發歇不定亦頗無聊也書云惠州已久
安之矣度黔亦無不可處之道也閑行索無一錢塗中頗有知養者能相濟
否某雖未至是然亦近之矣水到渠成不須預慮數日來苦痔百藥不効其
戒又嚴於魯直且日戒一日非特愈痔所得多矣予由得書甚能有味於枯
稿也交潛在宣極安少游謫居甚自得淳父亦然皆可喜隔絕書問難繼批

倍祝保愛不宣譜案是時秦少章築送酒書至而酒不達作詩答張大亨書

本集與張嘉甫書云過辱不遺遠枉教尺著述想日益富示諭治春秋學此

儒者本務又何疑焉然此書自有妙用學者罕能領會若求之繩約中乃近

法家者流苛細繳繞竟亦何用雖邱明識其妙用不肯盡談微見端倪欲使

學者自得之故僕以為難未敢輕論也凡人為文至老多有所悔僕嘗悔其

少作矣若著成一家之言則不容有悔富且博觀而約取如富人之築大第

儲其材用既足而後成之然後為得也夜寒筆凍眼昏不罪不罪春首惟千

萬自重十九日公六十生朝有述過作和詩斜川集次大人生日詩云陰功

不宣丙吉于公德在民皇天有善初無親自我高曾速公身奕世載德一於仁遇

苦即救志劬辛豈擇富貴與賤貧久推是心誠而均可貫白日照蒼旻譬如

農夫耘耔勤自有豐年獲千囷公何屢困蠅與蚊身雖厄窮道益信天不俾

之爵祿新琢磨功行真人鄰直言便觸天子嗔萬里遠謫南海濱朝夕導引

存吾神兩儀入腹如車輪羅浮至今餘怪珍雅川藥竈隱荆榛飛騰澗谷不

可馴有道或肯來相實區區功名安足云幸此不為世俗醺丹砂儻結道力

純冷然御風歸峨岷南華寺重辯專使來賀答書本集與重辯書云忽辱專

謂公詩本集不載重庶絲道力少安晚境平銘佩之子由以石鼎為壽作銘張安道以遺子由

意非筆舌可究惟為法自愛不宣子由以石鼎為壽作銘張安道以遺子由

子由以為賦生日之餽銘曰石在洛書蓋隸從革矢若醫砭皆金之職有堅

而忍為釜為鬲居焚不炎允有三德謂案子由生日公以餽遺作為詩文而

子由和答者甚多若公之生日而因以唱和者樂城集無隻字之考本集所見者惟此銘亦不詳何年事也今附載以補其闕云作小圃五

詠雨後行菜圃諸詩撰中和勝相院惟簡塔銘本集寶月大師塔銘云寶月

之眉山入於余爲無服兄九歲事成都中和勝相院慧悟大師十九得度二

十九賜紫三十六賜號師清亮敏達綜練萬事端身以律物勞己以裕人人

皆高其才服其心凡所欲爲趨成之更新其精舍成都與郭者凡一百七

十三間經藏一廬舍那阿彌陀彌勒大悲像四博橋二十七皆談笑而成其

堅緻可支一世師於佛事雖若有爲警之農夫畦而種之待其自成不數

然也故余嘗以爲修三摩鉢提者蜀守與使者皆一時名公卿人人與師善

然師常罕見寡言務自却遠蓋不可得而親疎者喜施藥所活者不可勝數

少時瘠黑如梵僧既老而暫若復少者或曰是有陰德發於面壽未可涯也

紹聖二年六月九日始得微疾至二十二日集其徒問日晷暮及辰日吾行

矣遂化年八十四是月二十六日歸骨於城東智福院之壽塔余謫居惠州

舟實來請銘殘臘獨出游豐湖至道遙堂樓禪寺作詩爲祖堂作資福寺舍利塔

銘本集廣東東莞縣資福寺舍利塔銘敘云予在惠州或示予以古舍利狀

若覆孟圓徑五寸高二寸重二斤二兩外密而中疏其理如芭蕉舍利生

其中無數五色俱備意必真人大士之遺體蓋腦之在顛中顛亡而腦存者

予曰是當以施僧與衆共之藏私家非是其人難之適有東莞資福長老來

惠州見而請之曰吾方建五百羅漢閣此麗甲於南海舍利當栖我閣上則

以犀帶易之有自京師至者得古玉璧試取以薦舍利若合符契堂喜遂并

壁持去曰吾當以金銀吳苾仲獻歸鳳賦作書本集與吳秀才書云人來領

琉璃爲窳堵坡置閣上亦清麗玩味爽然然僕方杜門念咎不願相知過有粉飾以重其罪此賦自

別有所寄則善不肖決不敢當幸察之察之羅浮山志云吳復古子苾仲能

文善書嘗作歸鳳賦賦甚稱之答杜興書本集與杜子師書云貶竄皆思暗自取罪大罰輕

師及第落解爾別紙所論甚非見愛之道此等語切冀默之資福老柏再生贊本集東莞資福寺老柏再

回是心苟真金石爲開堂去柏枯其畱復生此柏無我誰爲枯榮方其枯時

不枯者存一枯一榮皆方便門人皆不聞及臻說法今聞此柏熾然常說

題過書偃松屏贊本集偃松屏贊敘云余爲中山守始食北獄松膏其木理

松而不識霜雪如高才勝人生綺統家與孤臣贊曰燕南趙北大茂

非福幼子過從我南來盡寒松偃蓋爲護首小屏爲之贊曰燕南趙北大茂

之麓天偃雪峯地裂冰谷凜然孤青不能無生此偉奇北方之精蒼皮玉

骨硤磽齧方春不知亘寒秀發孺子介剛從我炎荒霜中之英以洗我瘴

命過作思子臺賦

本集思子臺賦敘云予先君宮師之友史君諱經臣字彥

爲人而舉其議論彥輔舉賢良不中弟子疑以進士得官止著作佐郎皆早

死且無子有文數百篇皆亡之予少時嘗見彥輔所作思子臺賦上援秦皇

下逮晉惠反復哀切有補於世蓋記其意而亡其辭乃命過作補亡之篇庶

為子收拾以葺以編是其文不應亡也但老泉集中無集引題記可檢其為未嘗收拾可知此蓋有志未逮而史復陵夷遂至不可考耳公以不獲傳其文至欲傳其意聲消跡滅之後卒以孫立節病沒遺言以玳瑁合寄公其子不傳傳之其篤於先友之義至矣

總專使至答書 本集與孫志康書云尊丈節推遠捐館舍自春末聞訃悲愕不獨海上無便又聞志康往西路迎護故因循至今遂辱專使手書愧荷深矣竊承已畢大事營幹勤苦即日孝履支持相慰所望志文實錄讀之感噎

自聞變故即欲撰一哀詞以表契義之萬一然不敢傳出藏之家簡須不肖啓手足日乃出之也玳瑁合見遺乃吾介夫遺意謹炷香拜受志康所惠布

密藥果等一一捧頌感忭無量見戒勿輕與人詩文謹佩至言某謫居已逾年禍福苦樂念念遷逝無足留胸中者今北歸無日因遂自謂為惠人志康

聞此可以不深念也示諭開歲來此相見雖為厚幸然竊逐中惟欲親故斷絕則孤危猶可粗安若如志康人所指目者而乃不遠千里相求此重增某

罪戾也千萬寢 **并得李格非書** 本集與孫志康書云李文叔書已領東都事

之切告切告 **李格非書** 本集與孫志康書云李文叔書已領東都事

章受知於蘇軾嘗為太學官著洛陽名園記因以論洛陽之盛衰其文曰洛陽處天地之中蓋四方必爭之地天下常無事則已有事則洛陽先受兵余

故曰洛陽之盛衰天下治亂之候也方唐貞觀開元之間公卿貴戚開館列第於東都者號千有餘家及其亂離繼以五季之酷其地塘竹樹兵車蹂踐

廢而為邱墟高亭大樹煙火焚燬化而為灰燼與唐共滅而俱亡者無餘家矣故曰圍囿之興廢者洛陽盛衰之候也嗚呼公卿大夫高進於朝放乎以

一己之私自爲而忘天下之治忽欲退亭此得乎唐之末路是也其後洛陽破於金人以爲知言格非後爲京東提點刑獄以卒格非爲公之門人而本集詩文記說獨無一字及之惟前載答孫志康書內有格非寄書一語特摘出立案用表其人其所爲名園記一卷毛晉收入津逮書中

作松風亭詞斜川集松風亭詞云亂一水兮清冷絕塵市兮郊坰鬱松風之韻兮發無形感窮歲兮物彫零簾舒卷兮度飛螢白露下兮露疎星二江東來兮勢建瓴千山右繞兮環翠屏彼柴門兮畫長局屏外物兮返視聽嗟世故之迫隘兮夫何異於園固幸此身之日遠兮○可逃於天刑望神仙其咫尺兮想羽人於杳冥或命駕以遨遊兮茲弭節而少停友羣仙兮後萬靈鷺鶴兮駕鳳輶願執鞭兮展輪槐凡骨兮墮腥余師首陽之清德兮超千古而猶馨偉三閭之諒直兮高衆人而獨醒慕子房之明哲兮學辟穀以引齡嗚呼離九原之不可作兮庶斯人以發矍矍矍自舍利塔銘以下九條皆惠州作年月無考附載此案之末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總案卷三十九終

武林韻山堂王氏藏版